

池上草堂筆記四錄目錄

第一卷

五房六宰相

長洲彭氏

吳縣嚴氏

費封翁

陶雲汀宮保

孟封翁

陳默齋總戎

第二卷

李方伯

錢孝廉

百文敏公

吳門蔣氏

太倉李氏

秦封翁

秦書年宮保

秦簪園學士

顏軍門

許氏積德

福觀察孫刺史

某明經

節婦請旌

又

幹員果報

放燄口

王文虎

淫報

歐某

第三卷

李鳳岡太守

顧宦

黃君美

陳生

丁生

前生城隍

雷擊負心

雷州太守

雷擊產婦

虔奉大士

廣東火劫

周廉訪述六事

孽龍行兩

沈曲園

左富翁

潘生

義犬

王將軍馬

變牛還債

游戲示警

蔣榮祿華表

逆婦變驢

天賜孝子米

生變豬

見財不苟

第四卷

江右李氏

六安張某

金陵曹某

安慶趙某

常州胡某

戲言冥報

盜妹

逆婦變豬

逆子被燒

山陰秀才

改惡

齊觀察

徽州程某

四明張某

湖北韓某

江西滕某

貴陽施某

南昌羅某

廣東尹某

山東傅某

雷李至交

孫文至交

王茂才

陳茂才

上洋童子

西廂記

紅樓夢

淫書版

婦人惜字

貞女感神

汪李氏

雙冠誥

南海貞女

中州某氏

鄒顧氏

忠僕報冤

不孝而吝

秀水盛生

損人無益

牛求救

第五卷

折福

邵孝廉

錢文敏公

汪店

離商女

徐北山

膈翁

長樂兩生

撰姦之報

換棉花

討債鬼

劉天佑

楊州趙女

舵工許某

方太守

雅中丞

蔡禮齋

隆慶

夏源泰

石魯瞻

酷淫之報

僧允中

東平王馬夫

寫婚書

倪瞎子

武林胡女

虎口巧報

戒賭氣 剛出

第六卷

高郵蘇某

賈某

嵩明州牧

浦城癡翁

銀作崇

湖北夏某

湖南熊某

錢梅溪述孽報六事

不養猫

狐報仇

大娘娘

馬禹平

霍節婦

擺攤盤

章邱孝子

雷殛不孝

逆子

地師

破人婚姻

常熟某甲

狐報恩

又

蛇報

放生詩

纒索命

鱸香館

采生案略

許司馬

食鼈食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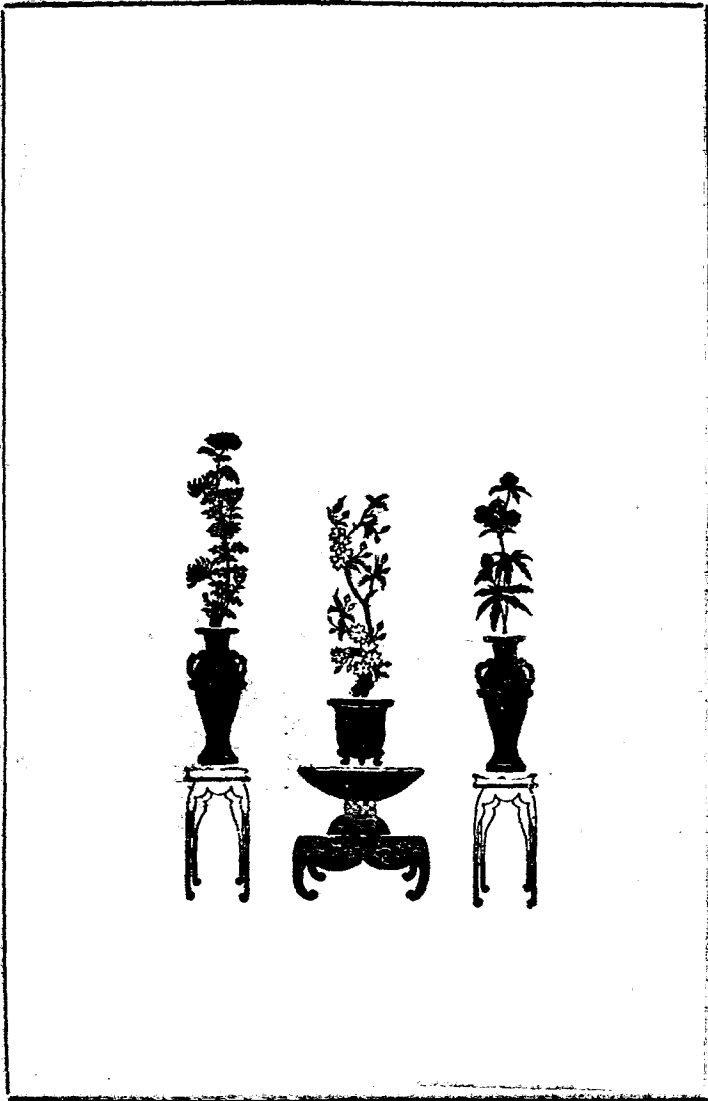
贖償債

纒索命

金陵不孝婦

吳探花

金陵周氏





勸戒四錄卷一

福州梁恭辰撰

五房六宰相

百菊溪先生

百齡

與先大父資政公及先叔祖太常公爲乾隆戊子鄉試同年在春明時有唱和之雅家大人於嘉慶初公車留京過夏曾以年家子禮修謁一見而已迨公揚歷封圻以公事鐫秩 賞給六品頂戴發吾閩交督撫差遣時家大人由京員乞假里居與公寓館祇一街之隔過從始密家大人在張蘭渚中承幕中公與中丞叙同宗之好家大人嘗疑之公曰汝不知我本漢軍張姓子我先世係江西人自元以來積德累世人無知者某公精堪輿嘗卜一地葬其先人葬畢歎曰吾子孫如不墜先業後必出三公有鄰某私聞之謀佔其地以祖骸裝一小確偷瘞於墳前公知之語鄰某曰分我美蔭所不敢辭但願稍遠而偏使兩家並享其利則幽明均感矣鄰某感

公之盛德一一如約而行其家人有誚讓公者某公曰此大風水地  
恐我家不克獨當必有暗分之者庶幾其應愈遠其發愈長耳葬後  
生子五人長曰振次曰賢次曰昭次曰簡次曰鐸分居五處其一居  
湖廣後爲江陵相國居正謚文襄其一居四川人本朝爲遂甯相  
國賜謚文端其一居江南爲京江相國廷玉謚文貞其一居安徽  
爲桐城兩相國英謚文端文端子廷玉謚文和其一居長白山入漢  
軍卽吾先代也按公於嘉慶十八年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謚文  
敏合計一支五房而出六宰相江陵一房最先發而先生最後起最  
盛者爲桐城一房今尙科甲蟬聯卿貳接踵其初亦以盛德坐獲吉  
壤世所傳爲竹立城者事已詳錄中諺稱福地福人來信不誣矣

吳門蔣氏

吳門蔣氏科目最盛然其發必以丁年自光祿少卿文瀾舉康熙丁  
巳科禮部主事文淳舉康熙丁卯科此後孫曾逢丁年成名者踵相

接至乾隆丁酉順天鄉試蔣氏一門有三世同榜者時少司馬元益自江西學政任滿還 朝朝士賀之公曰此吾高祖母一言種德之餘澤也或請其說公曰我先代憲副公改葬貞山時堪輿家云此穴誠吉惟大不利於長房時公之家媳盛夫人聞其言即呼其子榮祿公之遜告之曰子孫至多若僅不利於我無妨也榮祿公素孝即以母語達於各房定爲憲副公故葬時盛夫人弟侍御公符升曰此一言已種陰德堪輿之說且將不驗論時日生尅當於丁年發長房後果如其言

### 長洲彭氏

余家與長洲彭氏世有交好三叔祖岱巖公薄游吳會與尺木先生紹升以禪悅相結契四叔祖九山公官翰林與鏡瀾先生紹觀以學問相切劘三叔父曼雲公與遠峯先生蘊輝同年同入詞館家大人官京師時與修田先生希濂爲道義交又與葦閒先生希鄭同入儀

曹談藝最相得而余兄弟與詠我副憲維章更稱莫逆副憲又與家大人先後直樞廷敦紀羣之好故知其家世最詳聞其隱德亦最悉家大人嘗在吳門購得扇面彙冊中有彭璫一幅字極挺秀舉以歸余而不知彭爲何許人偶以示詠我副憲副憲肅然曰此余先六代祖也字一菴又字雲客嘗舉京兆試謁選留都忽心動急南還父病正篤閱五晝夜而沒人以爲誠孝所感服闋補長甯令潔已愛民以民事與上官相爭被誣幾不測子南昀公定求聞難赴考焚香告天事得白公脫然回籍殯葬父母畢懸親遺像於書室中寢與出入必拜告終其身後南昀公中會元狀元先曾祖芝庭公啓豐亦中會元狀元官至大司馬三傳以至於今科甲簪纓不絕皆一菴公之遺澤而世鮮有知者故因吾子之問而敬述之如此按彭氏惜字之報余已詳載前錄中此一菴先生逸事世所鮮傳因更錄之

太倉李氏

太倉李氏科名鼎盛蘅塘太史精於制義時操選政藝林奉爲圭臬授徒甚廣藉此掇巍科者不知凡幾或謂其先德式微至太史而始振殊未核也錢梅溪履園叢話中載太倉李學字仁山父維德以清儉起家力行善事仁山有父風見人緩急必周濟之尤能推誠相與以積德行善相勸人多化之延師課子必敬必恭生五子長卽蘅塘名錫恭中嘉慶丙辰進士官翰林次錫信乾隆癸卯舉人錫瓚巳酉舉人錫惠錫晉又於嘉慶辛酉同登鄉薦今推爲江甯望族然則培植家風積累已久梅溪及交仁山所言當不妄矣

### 吳縣嚴氏

吳縣東洞庭山嚴氏明季以費雄於鄉順治乙酉以賑濟難民傾其家至其孫嚴曉山者家業又裕乾隆乙亥歲大饑曉山倡捐穀米同諸善士放賑四鼓卽起始終經理其事從不假手他人忽夢神告曰汝家乙年種德當於乙年受報至乙未歲曉山子福中會元入翰林

乙卯歲福子榮亦入翰林官至杭州太守道光乙酉歲榮子良裘又中舉人良裘胞弟良訓又於辛卯壬辰鄉會聯捷入翰林今良訓已陳臬甘隴矣

秦封翁

蘭州秦曉峰先生維嶽乾隆庚戌進士由翰林御史出爲監司其弟某亦由孝廉官山西知縣其封翁某自幼出門謀生爲某中丞所器使掌出入口積月累家頗饒裕年過四十無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資數萬將與誰耶遂攜萬金至京將捐道員又自念曰官場如戲場一朝下臺皆非我有不如不官之爲美也盡以橐中金購買書籍捆載而回一到家先立義學以教鄰里之不能舉業者每朔望親詣學舍輒以筆墨紙研給與諸生以鼓勵之並立行仁堂以濟貧乏凡施衣施棺施藥之事靡不周至未幾連生二子長卽曉峰先生後年踰九十親見簪纓之繞膝也家大人官甘藩時親悉其事時先生所居距

蘭城尙三十餘里家大人以館後輩禮往見采風問俗相得甚歡惜封翁甫於數年前考終但熟聞其嘉言懿行而已

### 費封翁

今江西方伯費鶴江先生開綬由嘉慶庚辰翰林歷今職其父歐餘先生由乾隆丙午副舉人官至陝西觀察觀察之父某則常州府中書吏也爲人肝膽有智略狀貌奇偉乾隆間大早有江陰饑民千餘人結黨滋事大吏欲坐以叛案將入奏矣費翁直其情私將文書名簿詐稱失火盡行燒毀而自首於府中太守知其賢置不問此案遂得從輕發落事隔二十餘年而其子孫蒸蒸日上起毗陵人士皆能悉其顛末也按此與吾鄉廖東也封翁故事相仿諺云公門中好修行此之謂也

### 李書年宮保

霍邱縣民范二之者家貧父爲別村雇工范贅於某村魏媪家爲壻

媪惟一女家亦貧賣餅爲生范入贅幾一載次年正月十四日忽不見媪使義子韓三及鄰人各處尋覓無蹤范父疑其被害屢至媪家尋問語侵韓三爲韓推跌遂列詞控縣縣令王某集訊數次未得其情適署內屋一乳婦至卽魏媪同村人也詢其知媪壻事否曰知之聞之鄰家似是因姦致命王因此有成見在胸日以重刑嚴訊據稱范魏氏與韓三有姦韓起意與其母女將范二之殺死滅口詰其屍所在則云當下將屍支解入鍋煮化潑入土坑將骨剉碎以期滅迹數人異口同聲案情遂定招解至府亦無異詞是時秉鏡臬者爲夏邑李書年先生奕疇提勘時見犯供皆順口而出若默謀熟誦者屢詰駁之均矢口不移然不能無疑因此不敢詳院首府因逾限請詳甚力否則請仍發府審先生不聽因另委高太守謀復訊囑云此案據供肉煮骨剉而脯肝腸肚尙無着落似可從此跟究或另有端倪高從之犯果愕然皆稱不知語甚支節先生又命提原差嚴行拷



訊據供初奉縣票查尋范二之時知范有兩家親戚先尋至其姑母家據云既係正月十四日被害何以十五日尙在我家喫元宵又尋至其表伯母家亦云伊十八日猶在我家住歇何以稱十四日被害彼時小人已疑范二之不死擬回縣稟明此節值案已問明私告之司閹者反遭斥罵謂小人不應混稟因此不敢多言先生已微聞之慨然曰此案真有冤斷不可詳院矣早作夜思惟飭屬責令范父再行找尋此事遂延擱不辦者半載一日突有人至臬署大堂啼哭喊叫自稱范二之從前因賭欠債被人逼迫潛逃外省昨遇鄰人告以家難故趕來自投先生即親提確訊再三無異置於別室隨提獄中三犯隔別詰其謀殺情狀并諭以明日卽招解上院爾等皆當伏法矣三犯者仍各自點首並無戚容及召范二之與之相見衆始錯愕范魏氏首先上前扭住哭云你倒底是人是鬼一向在何處累我們至此哭聲震天魏媪曰我已拚一家性命斷送汝手汝今日又何

指不勝屈皆樂亭先生本支之裔也又聞石蘭司馬於乾隆庚寅歲歸里覓地葬親有精青烏術之李浙山得地於裏桐塢而不得其穴所在遇顧君善卜告以某月日清晨有紅衣人立於此地上所立之處卽穴也屆時李君蚤起候之果有紅衣人至乃鄉村新婦至山拾取柴草者相所立處果係吉壤因葬樂亭先生於此而先生之弟華清公諱整及石蘭公昆從諱鑑諱鈞皆合祔焉故鈞之後如藕船庶子乃賡敬齋廣文乃裕馥園孝廉立身金橋主政謹身蓮甫孝廉葆身鑑之後如吉齋太守乃安聽樵孝廉乃寬科第亦不絕 許季傳孝廉又言石蘭司馬既擇地桐塢矣同時又得一地於赤山埠爲族中無力者葬其先術家言其地更勝不如易之石蘭公曰彼我一體也倘得更吉何分彼此卒不易族人葬後其裔入籍粵東名 其光 者與錢唐乃字輩兄弟行中式道光丙午科廣東經魁此亦盛事之由於盛德也 又言尊公京兆公初官滇南雲龍州州城外山壁夾豎

必生還一慟欲絕惟韓三仰面哈哈大笑一時堂上堂下無不爲之掩袂竊視先生坐堂皇中亦嗒然若失不發一言久之始詰三犯曰既係如此奇冤前過堂時何以並無一語翻異三犯齊聲泣曰小人因此案歷過府縣堂已十餘次諸刑備受此供悉是縣差所教並云倘上司因翻供駁審一回則汝等悉照前此多受苦一回小人心膽已碎惟望早日結案又何敢再求伸冤乎先生正在嗟歎忽見府縣兩人踉蹌自外闖入伏地嗚咽曰惟大人救我先生乃好慰之曰君等平日但笑我多疑不斷今亦知此案却係我多疑之力乎若悉依君等所爲則魏媪母女及韓三皆應伏極刑范父之誣告府縣之失入皆應擬批合計應死者六人而撫臬之譴戎又其小矣時沉寃驟釋城中萬口稱頌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以爲是大陰德必有厚報是年先生五十餘矣尙缺嗣次年遂舉一子名銘鏡以地誌也後又連舉數子共六人銘鏡中庚子進士現任刑部主政銘舒中癸卯舉人

指不勝屈皆樂亭先生本支之裔也又聞石蘭司馬於乾隆庚寅歲歸里覓地葬親有精青烏術之李浙山得地於裏桐塢而不得其穴所在遇顧君善卜告以某月日清晨有紅衣人立於此地上所立之處卽穴也屆時李君蚤起候之果有紅衣人至乃鄉村新婦至山拾取柴草者相所立處果係吉壤因葬樂亭先生於此而先生之弟華清公諱整及石蘭公昆從諱鑑諱鈞皆合祔焉故鈞之後如藕船庶子乃廣敬齋廣文乃裕馥園孝廉立身金橋主政謹身蓮甫孝廉葆身鑑之後如吉齋太守乃安聽樵孝廉乃寬科第亦不絕 許季傳孝廉又言石蘭司馬既擇地桐塢矣同時又得一地於赤山埠爲族中無力者葬其先術家言其地更勝不如易之石蘭公曰彼我一體也倘得更吉何分彼此卒不易族人葬後其裔入籍粵東名其光者與錢唐乃字輩兄弟行中式道光丙午科廣東經魁此亦盛事之由於盛德也 又言尊公京兆公初官滇南雲龍州城外山壁夾豎

必生還一慟欲絕惟韓三仰面哈哈大笑一時堂上堂下無不爲之掩袂竊視先生坐堂皇中亦嗒然若失不發一言久之始詰三犯曰既係如此奇冤前過堂時何以並無一語翻異三犯齊聲泣曰小人因此案歷過府縣堂已十餘次諸刑備受此供悉是縣差所教並云倘上司因翻供駁審一回則汝等悉照前此多受苦一回小人心膽已碎惟望早日結案又何敢再求伸冤乎先生正在嗟歎忽見府縣兩人踉蹌自外闖入伏地嗚咽曰惟大人救我先生乃好慰之曰君等平日但笑我多疑不斷今亦知此案却係我多疑之力乎若悉依君等所爲則魏媪母女及韓三皆應伏極刑范父之誣告府縣之失入皆應擬批合計應死者六人而撫臬之譴戎又其小矣時沉寃驟釋城中萬口稱頌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以爲是大陰德必有厚報是年先生五十餘矣尙缺嗣次年遂舉一子名銘皖以地誌也後又連舉數子共六人銘皖中庚子進士現任刑部主政銘舒中癸卯舉人

指不勝屈皆樂亭先生本支之裔也又聞石蘭司馬於乾隆庚寅歲歸里覓地葬親有精青烏術之李浙山得地於裏桐塢而不得其穴所在遇顧君善卜告以某月日清晨有紅衣人立於此地上所立之處卽穴也屆時李君蚤起候之果有紅衣人至乃鄉村新婦至山拾取柴草者相所立處果係吉壤因葬樂亭先生於此而先生之弟華清公諱整及石蘭公昆從諱鑑諱鈞皆合祔焉故鈞之後如藕船庶子乃賡敬齋廣文乃裕馥園孝廉立身金橋主政謹身蓮甫孝廉葆身鑑之後如吉齋太守乃安聽樵孝廉乃寬科第亦不絕 許季傳孝廉又言石蘭司馬既擇地桐塢矣同時又得一地於赤山埠爲族中無力者葬其先術家言其地更勝不如易之石蘭公曰彼我一體也倘得更吉何分彼此卒不易族人葬後其裔入籍粵東名 其光 者與錢唐乃字輩兄弟行中式道光丙午科廣東經魁此亦盛事之由於盛德也 又言尊公京兆公初官滇南雲龍州城外山壁夾豎

必生還一慟欲絕惟韓三仰面哈哈大笑一時堂上堂下無不爲之掩袂竊視先生坐堂皇中亦嗒然若失不發一言久之始詰三犯曰既係如此奇冤前過堂時何以並無一語翻異三犯齊聲泣曰小人因此案歷過府縣堂已十餘次諸刑備受此供悉是縣差所教並云倘上司因翻供駁審一回則汝等悉照前此多受苦一回小人心膽已碎惟望早日結案又何敢再求伸冤乎先生正在嗟歎忽見府縣兩人踉蹌自外闖入伏地嗚咽曰惟大人救我先生乃好慰之曰君等平日但笑我多疑不斷今亦知此案却係我多疑之力乎若悉依君等所爲則魏媪母女及韓三皆應伏極刑范父之誣告府縣之失入皆應擬批合計應死者六人而撫臬之譴戎又其小矣時沉寃驟釋城中萬口稱頌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以爲是大陰德必有厚報是年先生五十餘矣尙缺嗣次年遂舉一子名銘饒以地誌也後又連舉數子共六人銘饒中庚子進士現任刑部主政銘舒中癸卯舉人

指不勝屈皆樂亭先生本支之裔也又聞石蘭司馬於乾隆庚寅歲歸里覓地葬親有精青烏術之李浙山得地於裏桐塢而不得其穴所在遇顧君善卜告以某月日清晨有紅衣人立於此地上所立之處卽穴也屆時李君蚤起候之果有紅衣人至乃鄉村新婦至山拾取柴草者相所立處果係吉壤因葬樂亭先生於此而先生之弟華清公諱整及石蘭公昆從諱鑑諱鈞皆合祔焉故鈞之後如藕船庶子乃賡敬齋廣文乃裕馥園孝廉立身金橋主政謹身蓮甫孝廉葆身鑑之後如吉齋太守乃安聽樵孝廉乃寬科第亦不絕 許季傳孝廉又言石蘭司馬既擇地桐塢矣同時又得一地於赤山埠爲族中無力者葬其先術家言其地更勝不如易之石蘭公曰彼我一體也倘得更吉何分彼此卒不易族人葬後其裔入籍粵東名 其光 者與錢唐乃字輩兄弟行中式道光丙午科廣東經魁此亦盛事之由於盛德也 又言尊公京兆公初官滇南雲龍州州城外山壁夾豎



必生還一慟欲絕惟韓三仰面哈哈大笑一時堂上堂下無不爲之掩袂竊視先生坐堂皇中亦嗒然若失不發一言久之始詰三犯曰既係如此奇冤前過堂時何以並無一語翻異三犯齊聲泣曰小人因此案歷過府縣堂已十餘次諸刑備受此供悉是縣差所教並云倚上司因翻供駁審一回則汝等悉照前此多受苦一回小人心膽已碎惟望早日結案又何敢再求伸冤乎先生正在嗟歎忽見府縣兩人踉蹌自外闖入伏地嗚咽曰惟大人救我先生乃好慰之曰君等平日但笑我多疑不斷今亦知此案却係我多疑之力乎若悉依君等所爲則魏媪母女及韓三皆應伏極刑范父之誣告府縣之失入皆應擬批合計應死者六人而撫臬之譴戎又其小矣時沉寃驟釋城中萬口稱頌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以爲是大陰德必有厚報是年先生五十餘矣尙缺嗣次年遂舉一子名銘皖以地誌也後又連舉數子共六人銘皖中庚子進士現任刑部主政銘舒中癸卯舉人

指不勝屈皆樂亭先生本支之裔也又聞石蘭司馬於乾隆庚寅歲歸里覓地葬親有精青烏術之李浙山得地於裏桐塢而不得其穴所在遇顧君善卜告以某月日清晨有紅衣人立於此地上所立之處卽穴也屆時李君蚤起候之果有紅衣人至乃鄉村新婦至山拾取柴草者相所立處果係吉壤因葬樂亭先生於此而先生之弟華清公諱整及石蘭公昆從諱鑑諱鈞皆合祔焉故鈞之後如藕船庶子乃賡敬齋廣文乃裕馥園孝廉立身金橋主政謹身蓮甫孝廉葆身鑑之後如吉齋太守乃安聽樵孝廉乃寬科第亦不絕 許季傳孝廉又言石蘭司馬既擇地桐塢矣同時又得一地於赤山埠爲族中無力者葬其先術家言其地更勝不如易之石蘭公曰彼我一體也倘得更吉何分彼此卒不易族人葬後其裔入籍粵東名 其光者 與錢唐乃字輩兄弟行中式道光丙午科廣東經魁此亦盛事之由於盛德也 又言尊公京兆公初官滇南雲龍州城外山壁夾豎

必生還一慟欲絕惟韓三仰面哈哈大笑一時堂上堂下無不爲之掩袂竊視先生坐堂皇中亦嗒然若失不發一言久之始詰三犯曰既係如此奇冤前過堂時何以並無一語翻異三犯齊聲泣曰小人因此案歷過府縣堂已十餘次諸刑備受此供悉是縣差所教並云倘上司因翻供駁審一回則汝等悉照前此多受苦一回小人心膽已碎惟望早日結案又何敢再求伸冤乎先生正在嗟歎忽見府縣兩人踉蹌自外闖入伏地嗚咽曰惟大人救我先生乃好慰之曰君等平日但笑我多疑不斷今亦知此案却係我多疑之力乎若悉依君等所爲則魏媪母女及韓三皆應伏極刑范父之誣告府縣之失入皆應擬批合計應死者六人而撫臬之譴戎又其小矣時沉寃驟釋城中萬口稱頌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以爲是大陰德必有厚報是年先生五十餘矣尙缺嗣次年遂舉一子名銘皖以地誌也後又連舉數子共六人銘皖中庚子進士現任刑部主政銘舒中癸卯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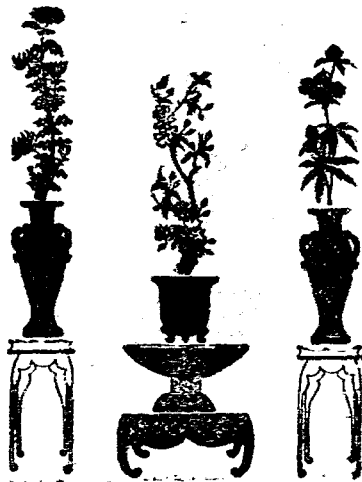
指不勝屈皆樂亭先生本支之裔也又聞石蘭司馬於乾隆庚寅歲歸里覓地葬親有精青烏術之李浙山得地於裏桐塢而不得其穴所在遇顧君善卜告以某月日清晨有紅衣人立於此地上所立之處卽穴也屆時李君蚤起候之果有紅衣人至乃鄉村新婦至山拾取柴草者相所立處果係吉壤因葬樂亭先生於此而先生之弟華清公諱瑩及石蘭公昆從諱鑑諱鈞皆合祔焉故鈞之後如藕船庶子乃賡敬齋廣文乃裕馥園孝廉立身金橋主政謹身蓮甫孝廉葆身鑑之後如吉齋太守乃安聽樵孝廉乃寬科第亦不絕 許季傳孝廉又言石蘭司馬既擇地桐塢矣同時又得一地於赤山埠爲族中無力者葬其先術家言其地更勝不如易之石蘭公曰彼我一體也倘得更吉何分彼此卒不易族人葬後其裔入籍粵東名 其光 者與錢唐乃字輩兄弟行中式道光丙午科廣東經魁此亦盛事之由於盛德也 又言尊公京兆公初官滇南雲龍州城外山壁夾豎

指不勝屈皆樂亭先生本支之裔也又聞石蘭司馬於乾隆庚寅歲歸里覓地葬親有精青烏術之李浙山得地於裏桐塢而不得其穴所在遇顧君善卜告以某月日清晨有紅衣人立於此地上所立之處卽穴也屆時李君蚤起候之果有紅衣人至乃鄉村新婦至山拾取柴草者相所立處果係吉壤因葬樂亭先生於此而先生之弟華清公諱瑩及石蘭公昆從諱鑑諱鈞皆合祔焉故鈞之後如藕船庶子乃賡敬齋廣文乃裕馥園孝廉立身金橋主政謹身蓮甫孝廉葆身鑑之後如吉齋太守乃安聽樵孝廉乃寬科第亦不絕 許季傳孝廉又言石蘭司馬既擇地桐塢矣同時又得一地於赤山埠爲族中無力者葬其先術家言其地更勝不如易之石蘭公曰彼我一體也倘得更吉何分彼此卒不易族人葬後其裔入籍粵東名 其光 者與錢唐乃字輩兄弟行中式道光丙午科廣東經魁此亦盛事之由於盛德也 又言尊公京兆公初官滇南雲龍州城外山壁夾豎

中有迅流急湍艱於涉濟此岸產鹽必於彼岸貿易趨利者多覆溺公於石壁間施以鑽鑿聯以鐵絙覆以土木遂成懸橋自是往來無患其時公長子以大挑赴粵舟覆於鄱湖尾洪濤巨浸中浮沈十餘里竟得無恙蓋有默佑之者矣 又言公作牧黔西時其處之鹽課於有司常有子衿輩受鹽於官弗償厥課身被扑責甘受無辭相沿戒習而弗怪也公曰我子孫亦有讀書者豈可以饜序中辱同皂隸每寬其責人亦感激樂輸無虧鹽課以上三則皆其家乘所未及載者並爲記述亦足見君家世德相承積善餘慶不勝紀也 又言乃毅以孝廉出爲甘肅知縣初任環縣沙漠不毛之地瘠苦荒寒以辦災之法治之并捐廉爲之經理鑿山得煤浚井得甘民賴其利有訓俗十八條民皆信之地方日阜詞訟日簡繼任山丹開渠得地百頃勸民墾荒九處繼任燉煌亦教之於水利農田所蒞之處邊民咸受其賜以勞歿於任歿後其弟演生於西江學著中奉亂知君已爲燉

煌土地神矣







勸戒四錄卷二

福州梁恭辰撰

李方伯

嘉慶末吾鄉人喧傳李鄒齋方伯爲漳州府城隍神問之漳人皆言之鑿鑿按李鄒齋先生之冤獄已載前錄近閱錢衍石先生記事稿中所載知其治漳之善信可法可師也其言曰福建漳州械鬪最難治鄒齋李公名廣芸曾爲漳守其始至悉召鄉約里正至廨飫之酒而告之曰朝廷設官正以平爾曲直也奈何不告官而私鬪爲皆曰告或一二年獄不竟竟亦是非不可知而且先爲身累不得已而鬪耳公曰今有吾在獄至立剖有不當更言之何如皆曰幸甚公曰然則私鬪何爲者歸爲我遍告鄉民後更鬪者吾必禽其渠毋恃賄脫苟有居業吾且盡焚之無悔皆唯唯退然不知公之治果何若也已而有門者立調官兵往捕悉如所言門者大懼公日坐堂上重門洞

開吏役更番侍有愬者直入至公前公命役與俱召所當治者而限以某時日不至則杖役至則立平之釋去不費一錢民皆懼乎曰李公活我雖外縣皆赴愬於公公先詢問大概而後下於縣縣不敢稽以是漳大治至今婦孺能道之其沒而爲神也宜哉

福觀察孫刺史

徐牧菴刺史云福君陰孫君樹新皆予粵東舊同寅稱莫逆交後俱改仕晉省歿於其任聞福君在冀寧道時因改建龍神廟毀棄舊像遂獲神譴不旬日父子相繼歿此事甚怪孫君初任吉州旋升代州州屬每苦旱因建青龍祠以祈甘雨工竣卽瘳疾某月朔昧旦士民咸見公擁朱旄皂蓋入祠卽其易簣時也夫同一龍神也同一創建龍神廟也獲報之殃慶各殊何也大抵龍爲四瀆之尊脣蠻所昭當必有憑之者福君投舊像於濁流夔越已甚孫君蒞州治前後六年實心爲政凡修理文廟學宮及開玉帶河大工畢舉振文風興水利

卽無龍祠之建亦當廟食茲土此固理之彰彰者暇日牽連書之以見司土者政尙圖新事繼求舊總期於物有濟行乎我心所安而果報之理卽寓其中矣刺史爲家大人壬戌同年名應麟八十餘歲無疾而終此其遺集中筆錄一條義備勸戒因錄之

### 錢孝廉

于蓮亭聞見錄云潤州錢爲林孝廉乾隆年間設帳某紳家某弟子甚聰慧不肯讀書錢督之甚力弟子曰某如石火電光明年卽當歸去讀書何益錢驚詢其故答曰某本係菩薩侍者以過譎人間不久當仍歸本來矣錢因問爾旣自知能知我否時錢未有子並詢以何時可得答云師前生乃明季周介生今生應以孝廉作邑令命中本不應有子如能廣積陰陽可得二子一孝廉一拔貢也次年某弟子果不祿錢自後遇有善事努力爲之不少怠後選山西邑令邑在萬山中峯崎嶇峻爲虎狼出沒之所錢後因事下鄉息與山中輿夫俱

熟寐道旁忽見白鬚叟執一小旗插某輿夫首錢怪之潛取匿懷中少刻有一虎咆哮而至似有所覓不得遂去老人復來又插旗於輿夫首錢又去之虎復至而含怒意遍嗅各輿夫似欲有所搏噬後竟去錢急喚輿夫醒告以故輿夫亦言夢見虎欲食之狀甚可怖錢因促返署至則細詢輿夫有何罪業輿夫自言曾經毆母錢怒曰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命重杖三十杖訖輿夫叩首言求主人賜以百金爲養母資伊卽出家爲僧矣錢如數應之輿夫卽飄然去後錢果生二子長名之鼎赴京鄉試時錢已歿未揭曉前忽有一行脚僧至求見聞者不納僧言有某嫗相識聞者呼嫗出則卽脫厄之輿夫也因與之見之鼎言郎君今科必中然有失德不能成進士須力行善事方可延算語畢遂去之鼎果獲售後壽竟不永其弟某以拔貢終均應其弟子之言嗟乎錢以夙世奸慝宜得惡報轉世猶得以孝廉官邑令其從前根柢之厚可知乃命應絕嗣以行善而獲二子可見彼蒼

之許人以自新也至某與夫者不孝其親罪莫大焉及一旦悔悟遁跡空門竟獲前知非其中有所得而能若是乎

### 某明經

于蓮亭又曰杭州有某明經者平日嗜酒醉後輒嫚罵率以爲常某年元且某出門遇一乞婦索錢狀甚苦他人皆不顧某忽發善心給以一錢而去後某因病入冥閻王責其儂薄無行命判官稽其善惡册子惡跡甚多而善事只有一件因令秤之善惡相等閻王令判官查其是何善事則卽曾給乞婦一錢也蓋乞婦乃觀世音化身諸人皆掉頭不顧獨某給以一錢故閻王準令還陽某再生後戒酒行善又歷多年始歿觀此則知何地無鬼神一錢而卽能延紀則何事不可爲善又何人不能爲善乎

### 百文敏公

嘉慶年間封圻大吏才猷卓著者首推百文敏公當時朝廷稱之

曰能身後謚之曰敏非虛美也余少時隨宦荆南屢聞公之宦蹟而未能道其詳昨從漢陽友人偶談一事已不愧神明之譽兼可爲勸戒之資矣因亟筆記之云方百文敏公之總制兩湖也有江西客民在漢口經紀數年積有餘貲回家置產漸臻完美因年踰周甲思終老於家以免奔馳之苦有一弟在家誦讀僅博一衿誰知弟心不良恃田園契據盡在手中將兄遜年產業作爲己手所進一股全吞致兄垂老蕭條無可控訴不得已挾其微資重赴漢口爲賈遷延數載生意甚微鬱悶吁歎無以自遣熟聞百公之精明屢伸民間之冤抑遂作詞呈控訊出其祖父家微一無遺蓄弟年甫冠向賴老兄撫養得以讀書成人情弊時公已洞見此案大概収呈後不加批發即手交江夏令諭令設法辦理江夏令以案關隔省旣難於傳人又無從察訪延至數日莫展一籌轉求教於制府公笑曰此易易耳即在盜案中列其弟爲窩家斯得之矣江夏令因遵諭具詳公卽飛咨江西

中丞刻日嚴拏其弟到案不由分辯即押解至湖北歸案質訊公隨  
即親提至大堂厲聲呵斥曰秀才家應守名教乃敢作盜窩家致富  
千金情實可惡法更難寬遽令供招定案時其弟魂不附身只求苟  
全性命指天誓曰供稱家產係兄作賈所成實無與盜通窩情事問  
以兄現在何處答言現居漢口立傳到案質訊明確斷定革去生員  
薄與答罰即將家產仍歸兄管聽兄隨時贍給不准分外妄干弟亦  
俯首遵依完結毫無異議案關兩省事閱多年不過數語之間而眞  
情畢露頌聲載道宛氣全伸非甚神明其孰能與於此乎閩近日陳  
望波先生之次子貫甫邑侯景晉作令山西即仿此斷結一案大著  
循聲使天下之折獄者盡如是也上以是勸下以是戒又何莠民之  
能容於世哉

### 節婦請旌

江都史望之宮保登賢書後文名噪甚曾爲揚州珠太守 辨伊幕上

客一日在家午寐恍惚一青衣持帖并舁輿來請夢中以爲太守也遂乘輿同往至一公廡有官降階相迎古貌古衣冠乃一素不相識之人私計旣到此未便遽退古衣冠者執禮甚恭堂設一席遂分賓主坐定肴不豐美而甚冷話甫畢遂有司簽者請主人出廳事問案古衣冠者曰先生請少待某有公事暫少陪幸堅坐毋妄動也宮保口雖唯唯乃潛躡其後以偵之瞥見一老婦襪履蹣跚而進手持一紙若投狀控告者語不甚了了古衣冠者在堂上拱立有敬意久之但聞堂上者云此事交與我處分老婦退堂上者乃復坐俄而聞鎖鑰聲兩少年至匍匐階下黧麻萬狀視之乃鄉榜某房師之一子一姪也子服秋葵色夾衫姪服玉色夾衫心異之以爲如此服色何以狼狽若此有何罪犯而鎖鑰又若此忽聞堂上古衣冠者擊案大聲呼堂下衆役嚴刑并下宮保不忍卒視退而歸少頃古衣冠復回向宮保云先生前程遠大幸自愛遂醒覺後夢境歷歷如在目前宮保



頗不自安又未便上書某房師詢探此事其時某房師作令吳中宮保因藉請謁之名兼可訪此夢因遂駕舟渡江前往甯至署門司關者云史老爺來得甚好主人因少爺姪少爺同時暴病而亡心甚憂悶正可與主人排解宮保奇之入見房師云世兒臨終時是秋葵色夾衫否房師云你如何得知宮保備述夢境時日并同究不解老婦控告何故某房師因而詳細稽察乃知有一富室節婦請旌少爺姪少爺勒索重費數次批駁不准致未獲邀旌表宮保於是代爲詳請并列入志乘焉宮保之長君頰生大令丙榮囑羅茗香茂才士琳代撰宮保行述故知其詳茗香爲余轉述云帝君曰勿壞人之名節况於其中取利乎宜報之速也

又

婺源某孝廉負時望鄰邑聘修縣志有公舉兩婦人節孝者哂曰不嫁易易耳奚足爲奇擯之不錄乾隆癸丑赴春闈過秦山下宿旅舍

夢兩婦人戟手相向曰我等茹蕞飲冰所得僅此虛名何物狂生乃謂易而黜之則今得請於帝矣某驚覺告之同人咸以爲妖夢不足憑及入闈三藝方成卽將膽清忽見兩婦人入罟之曰今科本可掄魁入翰苑因爾妄肆蠲黃革除已盡尙望終場耶執其筆不得下乃狂呼徹夜自碎其卷而出

雷擊負心

泰州鄭姓者其父工刀筆積有貲鄭世其業性素乖張無惡不作私一婢有孕其妻知而責之謂事旣如此只得網爲妾鄭不承且辱打婢並云其孕不知從何而來遣之去婢歸其家爲父母所詬謂行此無恥事而仍爲人所擯棄何以爲人婢忿極無以自容遂自縊而鄭自若也其妻知婢之死責夫昧良喪心泣告曰吾此後尙能靠汝乎鄭厭其絮聒以脚踢之適中其腹妻亦有孕痛楚之下亦自縊其妻父在揚州鄭以其女產亡報岳家亦不之疑一日鄭到揚州經紀隱

爲續絃計也住新橋寺是日午後大雷雨鄭適在乘陰聞雷聲卽面有戒色忽霹靂一聲而鄭死矣時同在寺者一賣畫一小道士均被震而蘇此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事余正隨侍邗上故知其詳如此

### 幹員果報

乾隆五十五年 恩賞老民銀米絹肉一案各省並無京控之事惟杭州府所屬之新城吳知縣造報散給底冊未經檢點仍存經辦書吏之家該縣典史馬姓者挾平日私嫌勾通書吏將蓋印底冊全行騙入已手隨羅列浮冒不符各款直揭部科當奉 欽派大臣隨帶司員馳驛赴浙查辦其時浙江巡撫琅玕藩司顧學潮臬司顧長絳杭嘉湖道清泰會同計議或謂此件關繫通省大局設星使勘問時馬典史竟將該縣底冊面呈其事殊難收拾與其臨時棘手莫若趁星使未到之先向原告誘出冊據使其當堂無可呈出在原告不

過誣告不實罪止謹戒而於通省大局得以保全所裨實多時撫臺及藩道俱默無一言惟廉訪深以爲是私語府縣曰有能事者聽自爲之於是公選候補幹員中有某姓者授以秘計而去次夜忽報有小欽差入城直入臬署大堂令提馬典史訊供並云星使命我先來探聽如有證據必與仲理否卽坐誣馬典史遽將懷中底册呈出小欽差畧繙一過晒曰既有此憑據明晨二位大人一到可不煩言而了矣次日星使果到提案索據馬典史稱昨夜已呈小欽差處星使大駭立將所帶之司員供事人等令其一一識認全屬茫然馬語塞卽照誣告重事不實例謹戒新疆起解後馬父子同行蓋馬本意祇控本省其子懲令直揭部科也行抵安徽之亳州地方夜宿旅店其子因被父埋怨悔交加乘夜自縊其父次早驚知亦卽行自刎事隔踰年幹員某姓者迴避到閩由沙縣調任龍溪在龍溪任內因批解錢糧被盜劫奪未敢聲張私行賄墊補解後由他縣獲盜供出某

年月日在龍溪縣劫過錢糧一次未破大府據實 奏參將其姓者亦發新疆譴戎行抵亳州夜間竟被馬典史現形活捉而去蓋卽前此馬父子自戕地也

### 雷州太守

羅茗香曰道光九年在京師閱邸抄有部選雷州知府某行至高郵遇雷震死滿洲人禮部司員出身因詢之禮部主事劉申甫文據云此人係同僚死晚矣初選知府時惟挈妻出都而置瞽母於京師託言資斧不足俟到任卽遣人迎養且言所住屋已給房租三年並有經摺可向某錢店按月取錢數千爲養贍其瞽母無如何亦姑聽之乃去甫一月而房東卽來催租某錢店亦不復發錢始知房租僅給過一月而錢店亦止存錢數千也其母飢寒交迫晝夜哭泣此等逆子不死尙有天理乎及南旋過高郵詢之舟人則知某尙有山西債客同行至高郵湖某令僕商之舟子令擠債客於湖中許酬以錢舟

子不可某又商之水手水手許之是晚將下手而雷忽至先提知府出艙擊死並燒其婦之身僅未死一舟惶恐舟子始吐實以告山西客山西客仰天焚券並於淮安府雷神廟演醮三日酬神而去嚮聞雷擊不孝事甚多此則出於二千石且所選適值雷州是天誅早定卽無謀害債主之事不擊諸高郵亦必擊諸雷州也按此事已載在三錄實卽一事而顛末微異故兩存之

放燄口

鬼神之情狀不外一理其感格不外一誠佛教有孟蘭盆施食法俗名放燄口最爲顯應主之者不可不虔佛岡直隸同知治大埔坪本清遠英德二縣山僻交界地爲盜賊逋逃藪嘉慶十八年奏割二縣十三堡六鄉專設廳治民社之外兼轄營伍故衙署甚寬敞有東西兩箭道爲訓練考拔之所其三堂五大間左右廂十二間亦頗軒豁惟下多古塚居之者輒病死相繼道光十三四年間合肥王君

世辦

巴縣王君 大受 先後以試用通同署篆皆病不數日死丁酉春余戚  
龔韞山來視事前任劉持正相告以勿寓眷口於正室宜居東偏之  
說龔從之惟初履任幕友跟役甚夥他屋皆滿獨三堂空閒遂令親  
隨十餘人萃處焉竊謂陽氣盛則陰戾消也既而病魔者頗多甚有  
白日見鬼者羣疑莫釋龔因自詣焚香默祝以此地既爲官衙使鬼  
而無知則魂升魄降早應自忘形跡使鬼而有知則幽明各別更不  
宜混處此間與 朝廷守土之臣爭舍宇嗣此倘能斂跡俾居之安  
則每屆中元時當爲若延僧施食否則當牒城隍盡行拘治祝畢而  
病者漸愈家人亦自是不復訛傳鬼怪矣是秋七月卽選戒律僧設  
壇虔酬此願次年仍循舊設壇值風雨首座僧微有懈意忽燈燭皆  
滅頭痛不可忍比下壇歸寺此僧復半途無故傾跌其供獻器具皆  
磕碎臥病十餘日乃瘥蓋以不虔而爲鬼所擲揄也 按龔戚名耿  
光字韞山吾鄉海峯郡守之孫余姑夫小峯邑侯之子祖父皆循吏

韞山官廣東能繼其家聲聞余方輯勸戒之書手錄數條寄示皆粵東近聞也因編入四錄中凡九事

雷擊產婦

秦心齋守恆云會稽陳中丞大文里第對河有小民張姓母子食貧者其子賣錫以養而母以縫紉佐之積有微貲娶一婦冀代母勞也孰知婦驕而惰屢欲出之以母諭留且經有孕而止一日婦產兒值子外出家中乏米其母以工資十餘文易米爲粥和餵以飼婦婦斥其不具厚味厲聲呵罵之母屏息含淚出婦怒猶未已竟傾粥於淨桶中斯時天氣清朗忽黑雲突起霹靂一聲攝婦出房跪而擊斃於中庭淨桶亦攝擲其前粥粒雜糞汚焉雷神以入產室故觸穢不能去集於陳中丞旗杆斗上似鷄非鷄似鷹非鷹觀者如堵直至所擊產婦彌月之期始大雨雷電騰空飛去此道光三年七月事

王文虎



心齋又云李鐵橋廉訪未遇時有所用工人王文虎廉訪既仕稍潤助之初與其兄文龍就市頭設地攤攤賣菓菜繼而積資漸裕則賃舖屋販菓南貨迨廉訪歸里復貸以千金遂置業開行居然稱富賈山陰城中有火帝廟久頽圯文虎獨力修建落成於道光八年之秋維時兄弟二人開張三大行店曰萬祥曰大有曰恆記鼎峙於城中之大江橋街是冬回祿各店舖皆被焚且有隔河延燒者獨王氏三行店屹立不燬或嘖嘖稱其獨修火神廟之報余聞其人雖市儈頗誠懇重然諾且兄弟極相友愛然則所以獨免鬱攸之災者非僅獲報於修廟矣

### 虔奉大士

嘉慶李肖岩秀才 汝舟 言道光戊戌渠館粵西容縣楊梅墟有國學生孔三者名學傳福建汀州人在墟業菸賃店屋四進挈小妻居焉嘗送子弟附李館讀書賓主意甚洽次年新正孔以春觴招客李亦

輿焉坐次序尚適與孔同年生因戲以求見同年嫂爲請孔欣然諾之呼其妾出見妾居第三進屋甫出至二進廳前而三進屋轟然壓軍主客皆驚倒趨避之則三進屋樑因年久蠹蛀而塌也閣上積貨室內匱匱皆雜廢磚斷瓦間狼藉滿地而孔妾滴出無恙孔向坐客述其妾常虔奉大士狀謂房中掛像一幅朝夕必淨手焚香學膜拜值齋期必跪誦觀音經萬遍閉門獨宿今日使非李先生請見其不斃於巖墻也幾希殆大士假手李先生示顯應歟於是奉持益虔而墟間婦女知其事者咸爭誦觀音經矣 杭州張仲甫中翰嘗語余曰先大夫倉塲公素敬奉觀音自言嘉慶十年蒞任蘇藩時在清江浦舟中聞談韜華觀察組綬言上年出京在天津鹽政珠隆阿署中聞珠自述其先世奉觀音惟謹母氏奉觀音咒尤虔余亦持誦無間寒暑前在廬風道任內因宿州戕官巨案親往督拏身被刃傷數處又被矛戳喉右方戳之際自問已無生理猛誦觀音大士呪矛傷竟

未透膜醫治旋愈至今瘰癧猶可指也是日單觀察適同到舟亦述伊祖母奉觀音最篤家有狐患禳除罔效一日有婦人叩門約年三十餘自言能治邪祟持清水瀉瀧牆角而去狐果寂然別時問何時再見約以十二年因於門後粘紙條書記屆期亦久忘之一日忽有老僧來化齋齋畢即不見始悟前後皆大士化也

淫報

道光十七年間電白水東有乞者約三十餘歲患疝症腎囊如斗太纒垂膝間出則以兩手捧之蹣跚而行處則以矮杌乘尻尾箕踞而坐自隱其姓名而述生平所爲云家本大族頗饒裕少年漁色每宿青樓擁五六妓作聯床之歡又曾入姪姪擇姪婦之稍有姿色者淫之輒過十數姪而後已因是氣虛爲風邪所中得疝證屢治不效初如柿漸如瓜繼如斗遂成癩疾家資亦蕩盡貧病交迫子然一身親故皆絕望乃向舊所識妓借貸始猶有應者久之並加白眼不得已

而效癡瘋所爲日往妓館蹲伏門中強討惡索焉嗟夫斯殆淫夫之獲現報者乎客有識之者能舉其姓氏云

廣東火劫

粵東酬神演劇婦女雜選列棚以觀名曰看臺又曰子臺市塵無賴子混跡其間斜睨竊探恣意品評以爲笑樂甚有攫取釵釧者最爲惡俗屢禁不悛道光乙巳四月廿日廣州九曜坊境演劇搭臺於學政署前地本窄狹蓆棚鱗次一子臺內因吸水菸遺火遂爾燎原燒斃男婦一千四百餘人焦頭爛額斷骨殘骸親屬多不辨識官爲攢殮焉先一夜梨園掌鼓者看守戲箱假寐場上見有數紅鬚赤面人又有無數披頭折脛人叱之寂然甫交睫復恍惚如夢又見有似差役頭戴纓帽手持鎖鍊者三十餘人擁入戲棚捉人驚懼而醒心知有異質明以告掌班轉請於司事欲改期演唱司事弗許及金鼓甫作大鼓忽震裂掌鼓者覺全身發熱如坐甌中汗出不止適扮加官

之優人亦言其戴假面登場時視臺下看戲人面目皆異常焦黑二人遂相與托疾俱去未幾士女如雲肩摩踵接不移時而災至矣是日也西關有王姓者家小康翁媪素忠厚爲族黨鄰里所稱祇一子已授室矣忽告翁媪欲入城觀劇囑其婦某氏爲之櫛髮婦於辮頂分四縷辮焉甫出門遇友人約往佛山鎮置貨初猶以他故辭不欲往強之乃偕行比災作則是子已在佛山鎮而翁媪不知也聞戲場火發亟率婦往視則烈焰燼餘有屍似其子者哭而殮之招魂設靈於家其婦自往視至畢葬竟不哭翁媪皆呵之謂其無夫妻情婦第順受不與辨未幾其子與友自佛山歸翁媪愕然稱其婦智因詰其何以確知非夫也婦言當日係四縷辮髮諦審灰燼髮痕乃三縷故不敢哭然究不知夫之所往疑慮莫釋晨夕淚痕浸漬枕蓆間亦不敢言耳使非翁媪平日忠厚是子之不及於難也幾希是日之火起於看臺而被焚之慘則由於攤館蓋署前多奸蠹包庇開場聚賭者

吏莫能詰彼時適有南海縣文武約會查拿機事不密爲若輩所覺預將東轅門關閉火發時衆皆由西轅門走避擁擠踐踏而斃者約二三百人居中被焚之屍有挺立不仆者有似油炸蝦者有爲灰燼堆塚不存人形者約千餘人其逃出之人有燒去半頭半臂者有燒去一手一足者近或至家遠僅至中途又縶斃百餘人使當時東轅門不閉則西轅門閉塞東出九曜坊所全活當不鮮賭近於盜林少穆先生爲總制時嘗嚴其禁不料賭關於火也如此聞是日男婦闖入學政儀門由考舍抓牆逃避者尙千餘人意或不在劫數內者乎更有奇者番禺長塘街有寡婦某氏夫死無子撫六歲幼女守志甚苦是日此女隨其孀母觀劇其孀母已燒斃某氏度其女亦及於難也并一早備小匣往收其屍屢尋不見忽聞其女呻吟聲出自數重屍下駭極倩人將屍逐一移去則其女尙有氣息祇燒去半邊了髻抱負而歸詰其所以女言當時并不知火發祇似睡熟夢壓者然覺

身不由己弗能轉動醒而號呼耳

歐某

高州梅菪鎮市廛櫛比間以茅屋隆冬多火患龔韞山任高倅時置救火器具若干於壯快兩班中遴選捷健者充役并令坊市皆設太平水缸水桶有警則率以往盡撤鋪檐竹搭及茅房之當火者故在任二年餘雖間有不戒鮮延燒甲辰正月十五日木欄街燒火一方皆成灰燼而奇莫奇於乙巳四月廿二日塘基頭街歐姓舖之被火尤可爲鑒誠也歐名某年四十餘其祖父以盤剝起家積貲頗厚橫行鄉曲人皆呼爲按察差某席其資業世濟其惡人又以小按察差呼之梅菪產大麪酒上由電白之水東出口販運達廣肇下由吳川之黃坡出口販運至雷瓊鎮民多業酒者歐某亦在塘基頭開張酒米店顧密結一夥伴一車夫運酒米通洋濟匪以圖重利且間於酒埕內暗藏火藥出口與洋匪易人胆人胆者匪徒擄人活剝取胆謂

可以活重傷效於熊胆者也所行詭秘人無知者一夕將午其夥自水束回稱探聞外洋亟需火藥可獲利倍蓰歐某立取酒埋裝就限星夜販往已將發矣值陣雨車夫與其夥私議待霽後行計程六十里當可如限至於是載埋於車以待既而夜雨未止其夥恐藥埋露處受濕復搬入舖後深處抖晾更餘倦而假寐恍見火藥邊似有人手執油捻照看者方驚叱問其人遽擲油捻去火藥遂轟發屋瓦震飛墻壁拆裂夥伴焚死車夫亦爲崩墻壓斃焉歐某傷而復蘇自言平日多宿妓家是晚適因事未去見火發欲逃念人胆不易得有數枚在舖內櫃中睨火勢尙緩急低首向櫃取胆不料火已及身方舉頭呼救忽墻磚擊破頂心痛而昏斃及救出手足糜爛猶執人胆一枚鄉鄰好事者卽取以灌之乃蘇而自述火發顛末且云此時求死不得求生不能人胆雖可活重傷恐腦破不可活呼號敗堵下次日亦斃尤可異者其舖有蒸酒工二人當火未發時夢中如有人呼之



起遂開門出望行未數武而舖忽焚又車夫宿店與歐舖只隔一墻車店不止宿此車夫一人而歐舖被焚既未延燒其頽墻所毀又止壓斃此車夫餘不波及也噫報應之不爽也於無干之工人則默啓而出之助惡之夥伴車夫則或焚或擊而斃之稔惡之歐某則焚不  
僅焚擊不僅擊使之自揭其隱昭示於人而後斃吁可畏矣

### 周廉訪述六事

周廉訪云金陵陳石渠封翁名秀才也家貧訓徒爲生持躬端謹言行不苟歷年撙節積束修二百金適嘉慶甲戌歲大饑一太幾及千錢道殣相望封翁出所藏金謂諸子曰此爾父數十年減衣食積所入束修之餘也本欲分貽爾輩今歲凶米貴而目覩里中貧民乏食意有不忍欲以此金易米賤糶之若汝等咸謂可則行否則止諸子皆唯唯如命乃罄囊購米減價賣於門外且令諸子分日親守之非素識之貧者不得售售亦不得過數升其子皆克承父志盡力輾轉

爲之金盡而止先是子維屏已領癸酉鄉薦戊寅子維垣亦登賢書已卯遂同榜成進士夫封翁一寒士耳不惜以平生銖積寸累之金傾囊活貧戶雖所捐僅二百金視富人之出貲千萬尤爲難得宜天之報之速且厚也子維垣現官山西潞安司馬孫輩亦多有聲庠序其繼起方未艾云 又云江甯某樞奉佛極謹朔望必親赴寺院焚香禮佛年六十餘其子某曰母太勞兒願代之遂沒其香金作賭貲而詭以燒香對數年後子忽病伏枕叩首無算自言曩日乾沒金數其母代爲哀求其子述神語終不許母撫令暫臥欲禱於祠甫出戶聞其子大叫急反視之鮮血浹褥口中全舌一條吐枕畔遂死 又云浙杭有宦家子某與僕婦通其兄知之曰父母責弟而逐僕婦某送婦出門約俟兄出再來婦憤曰俟汝家人死絕我乃至耳某反覆尋思遂市毒藥無數置厨下水缸中父及兩兄並某妻一時斃當兄病未絕時其母延醫視病者甫至廳事某遽出呵醫者曰爾無入

入不爾寬也醫惶遽出後其母微有覺商於舅舅駭曰此何事尚不急首耶母悟呈於官闔城以爲怪收某入錢塘獄某至公堂時猶着袍褂靴帽稱縣令爲老伯以爲其父曾同寅也入獄後作書哀母救畧言兒雖罪大然兒在母尚有奉養之人兒死母及兩嫂皆無依且又無嗣祭且絕今生死在母手母卽不念兒獨不念宗祀乎母得之頗猶豫欲申救之舅力阻乃止獄遂定某知無活理竟絕食邑令喻之食不可稟於院撫軍曰是易事耳卽日請 王命僕於市焉某年未三十通文墨善應對不知何冤業至此或曰其祖官某省臬司以果決能治獄稱當不免有枉死囚也此道光十五年事見鄧抄又云楊說華宜興巨猾也以刻薄起家無所不爲鄉人欲食其肉者衆而楊素與守令相攀援莫敢先發偶覓匠裁衣故寬其尺寸從屏後潛窺之裁衣者見有餘剪匿置甕下楊出睨堂中鍾旭像久之曰唯旋咤曰有是事耶旣而曰華聞命矣反顧裁衣匠呵之曰爾何得

竊我物從某處剪下藏某角甕底適鐘進士告我矣搜得遂欲加以捶楚裁衣者叩首乞恕楊曰然則自此後呼爾必至凡有裁作皆不許取吾值匠素畏楊橫不敢不從遂留於家奴役之其險詐皆類此有徽人某貸其財僅償母金楊大怒曰狗子敢爾捉至家毆辱無算徽人終無償楊命裸其身以利錐刺其膚每一孔納一麥體幾遍置空室中一日後麥皆浮腫百脈湧塞楊命拽置門外會有同籍商某見而留於家醫之愈乃書事由徒跣被髮遍訴徽人之商於宜者哀動行路徽人多巨商雄於財又激於義皆怒釀金列楊惡狀遍控之先是宜有縣丞正紅旂某者楊邀之飲席間觸某怒某以官卑不敢櫻強忍而罷後某以累薦擢常州守徽人之控也經年不得直某蒞常州任徽人又控於馬前守詢悉勃然怒竟提審且招告焉於是楊遂敗以別有搶奪婦女各重情獄成論死瘦斃此乾隆末年事嘉慶中有石工某死而復蘇告人曰頃往城隍廟鑿磨石吾詢以何用鬼

卒曰磨楊說華

又云江陰申江鎮富家，有父夜入子舍，子疑爲盜，持挺一擊而殺之。到官論如律，臨刑時謂人曰：「顯報也。」先是同鎮有善穿窬者，改行久，與某子素相識，偶因貧窘復試舊技，夜入某子家。某子覺之，遽呼其名，偷者不得已，應之。某子曰：「余與子鄰里，也有無可以相通，何必是偷者？」頓首謝。某子遂置酒與共飲，伺其醉，謀於父，欲擊殺而埋其屍。子恐事發不妥，乃取朱墨色塗其面，披其髮，反縛其手，而以絮塞其口。棄諸偷者之門。夜四鼓，偷者醒，口不得開，縛不得解，急躍起，以臀叩門。偷之子以爲父歸也，急啓關，偷者聲鳴，鳴距躍而入。子出不意，見奇鬼，急以挺擊之，遂斃。徐疑其爲人也，濯而視之，乃其父大驚。首於官，擬極刑，蓋距某子之殺其父，僅數年耳。

又云地獄之說，始於釋氏。世每疑其妄誕，不知明有玉法幽有鬼神，宇宙間一定之理，以理揆之地獄輪迴之事，在所必有。昔真西山先

生謂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以尊經學  
聖之大儒而未嘗言其必無彼肆口斥爲妄誕者適啓小人無忌憚  
之心耳世有玉歷傳鈔一書所載皆冥府諸獄科條其詞俚俗稍知  
文者輒棄不閱而實足令愚夫愚婦聞之悚息汗下蘇杭間有是書  
金陵未之有也嘉慶壬申陳仲長封翁廷頤嘗以事至杭見是書悚  
然敬信乃於行篋中攜歸金陵鏤板傳之次年癸酉科長子寶檢應  
京兆試獲雋聯捷成進士封翁壽逾八旬矍鑠健飯無疾而終卒之  
夕其長孫聞祖不豫自外入視見所臥屋上有白氣貫天半急入而  
封翁即以其時長逝封翁生平多厚德睦嫻瞻族人有相欺侮者坦  
然若不知從無疾言遽色加於人又以傳錄是書之功或當沒有所  
證矣

池上草堂筆記勸戒四錄卷三

福州梁恭辰撰

李鳳岡太守

吾鄉李鳳岡太守威文章政事中外交推聞其作刑部司員時隨某大僚出京審案夜宿旅店見一婦人出而薦寢李知非人因愛其美遂共枕蓆及差回又宿此店此婦復出正欲解衣就寢忽李之太夫人持杖而至向婦痛打曰妖狐何敢魅我兒婦乃遁去李不覺痛哭太夫人旋亦不見蓋太夫人已歿多年矣李雖精神堅固此番若再爲所惑卽不免有性命之憂故太夫人遠來相教也 按先生素工八法真草篆隸並絕精乾隆戊戌由內閣中書會試中式 廷試卷已將入鼎甲之選及引 見並不獲入詞館選後由刑部郎出守廣州爲蔣礪堂督部所器重力薦於 朝而先生已引疾去挽留之不獲京居十餘年復灑然返里爲龍溪山長終其身道光庚寅應重宴

鹿鳴以距省遼遠不赴壽將九十矣家大人與先生同官京師以後進結忘年之契嘗以所聞前事實之先生先生泫然曰事誠有之然余緣此始知人生一舉一動皆有鬼神祖宗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誠我生得力之處敢或忘諸蓋吾閩鄉前輩之揚歷中外品學兼優進退自如而身名俱泰者當於先生首屈一指矣

孽龍行雨

熊鉛山先生語家大人曰理刑貴明尤貴斷然惟明然後能斷兼之者惟吾友金蘭畦先生相傳先生官部曹時有同僚夢至一所燈燭輝煌侍衛森列正坐者爲金旁坐者二人不相識門外有數千百人呼冤之聲俄擁一龍至階前訴曰孽龍行雨漂沒居民無算求伸理旋有一吏趨進曰據天條當斬金不應旁坐者曰然則依例乎金拍案叱吏曰行雨因公漂沒過出無心法當流徙吏以例爭金怒曰汝等舞文宣斬命卽釋龍龍忽躍上天去呼冤者羣言金金推案起遂



寤後同僚以此夢微諭金金但笑而不承也踰年金以公事渡江驟遭暴風舟將覆俄有一金龍翼其後稍浪頓平頃刻達彼岸矣

### 顧宦

乾隆中吳門有顧某者南雅先生之遠族也曾官河南商邱縣邑中有富室寡婦族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前縣官得賄欲據以定案寡婦上控委顧某案其事既不能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前官寡婦自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取所懷匕首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削職歸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者貿易蘭陽路過一村卽寡婦之舊宅也其宅已售他家開張飯店店後有大樓三間素有鬼人不敢居是日天已暮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然大樓又有鬼不敢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一女鬼彳亍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鬼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

帶幸示我也鬼曰但於君啓行時呼賢妹一聲又一路過橋過船俱低聲呼我至蘇州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足矣鬼又曰我所以久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篋值千金藏於某處今卽以報君可矣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尋之果獲一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衆人雜遝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讌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七首鮮血淋漓立於堂下顧大呼曰冤家到矣衆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錄此案顛末一紙粘於壁間遂自縊死故吳人至今皆能道其事南雅先生亦曾爲家大人述之

沈曲園

山陰沈曲園游幕河南爲光州陳刺史所聘甚倚任之光州有老貢生某一子遠游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鄰某窺其媳美書

一僞券言以妻作抵狀託署州吏目朱景軾蚤緣賄囑具控於本州曲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戒飭以夏楚辱之憤甚遂自經其媳痛翁之含冤身死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去朱景軾遂署州篆而曲園亦別就杞縣周公幕又爲朱景軾謀幹勒令杞縣尉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曲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咳嗽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徧身扭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自爲問荅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曲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瞥見窻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巨掌打大僕而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曲園在臥房大叫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鬚皆矗立兩目如鈴見者無不反走朱景軾爲買棺殮殮寄於西門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又

以風癱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

黃君美

吳門有黃君美者好結交胥吏捕役無惡不爲被其害者不可數計一日忽發狂赤體持刀出門外叢人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處自言此某事之報割其陰曰此淫人妻女報割其舌曰此誣人閨闔報人問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尙能言耶黃曰鬼代吾語耳又曰今到剝皮亭矣指亭上有一聯云冤孽而今重對對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者一兩目復以刀自割其腹至心而死 又吳門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一日游山見一婦美豔異常遂與門下客謀取之訪知爲鄉鎮某家乃姻戚也廢然而返後復思之至忘寢食門客獻計云可立致也某喜問其故客耳語而去越數日鄉鎮某家夜遭巨盜明火執仗戴面具縛其婦而淫之財物一無所取衆怪之有潛尾其後者見盜悉下船去其面具卽土豪也遂鳴官緝捕

訊得其實問立斬並門客亦伏法無不快之此皆乾隆年間事

左富翁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偕其友往蘇買妾看一女甚美詢其父爲某營守備以事謫戍女願賣身以贖父罪索價千金將立券其友謂左曰外貌雖美不知其肌膚何如有暗病瑕疵否必看明方可成交也左亦以爲然商於媒女泣曰吾爲父故死且不顧何惜爲人一看耶乃於密室中去其衣裙呼左進其友亦隔窗偷視見腰下有黑疵一片友謂左曰此未爲全璧也其事頓寢女大哭曰吾爲父罪至於自賣而羞辱至此尙得爲人乎遂自經死未一年其友見此女來索命亦自經死左後得一子美豐姿而有潔癖酷嗜書畫珠玉玩好之屬但有微瑕立棄之如土苴嘗造一園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後得進樓臺亭榭稍沾一點塵土則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換恐其污體每日肴饌稍有不潔卽終日不食以此破其家今丹徒人無不能述之者

陳生

吳中有陳生者居婁門少聰穎能文年十七其父遠宦依外祖以居延師課讀師亦甚器重之一日晨起泣謂其師曰昨夜夢亡母告余曰汝三世前罪案發矣明日冥司當提訊聞鐵索聲卽去第囑家人毋哭毋移尸尙可還陽否則不能轉也師聞之叱曰是嚙語耳至次日將晡生自謂聞鐵索聲師無聞也一霎時生已死矣舉家皆驚師亦駭甚因述所夢並囑勿哭之語闕三時許始甦生自言暈絕時被二役拘出胥門外見一廟引入跪階下與一女鬼質辨知三世前係諸生有同學婦新寡與之奸並誑其財物致憤鬱死訴之冥司削其籍轉生爲乞丐其鄰有某舉人者恒周給之於是諸惡丐亦求索於舉人不遂欲相約焚掠其家生陽許之而陰洩其事於舉人及期諸丐譁然至舉人家已有備咸就拘縛投諸火而生亦與焉冥冥中謂已償夙孽矣冥司以生有報恩善念卽將舉人枉殺事奪其祿籍與

生判今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婦不服屢控東嶽神不已東嶽神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妨提訊另科可也近因偶萌惡念遂被拘執生對婦力辨是非強且係婦先來奔而婦執以爲誘好兩造爭不能決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鏡來與婦照之果得淫奔狀婦無辭可辨冥司遂判婦入犬胎生免作巧而不許爲官有號哭跪求於側者乃生亡也冥司曰汝子應削籍不許識字急命鬼持湯來將灌生口其母又哭傾其半僅三燕口甚腥而腸欲裂矣乃放出羣鬼爭來索賄其母又力爲支持之臨別母再三囑曰汝回陽速行善事三百條尙可游庠耳繼之而醒病月餘始平復後此生力行善事不數年果入學其師王君壽祺以其事詳告於人云

潘生

周竹菴觀察續語余曰前數年有幕中客吳縣茂才潘某者爲余司書記寫作並工又素精舉子業雖以筆耕餬口其於甲乙科似可操

券得之乃別去數年偶相遇於他處則形容枯槁志氣衰頹大不如從前之英發聞其新得心疾每發時則垂頭喪氣如醉如癡凡遇有壁上字畫軸聯等輒以火焚之因此家人防之甚嚴而潘生不自知也自後凡遇大小考試皆不能竣事而出殆將困頓終其身矣余甚以爲怪後從伊所親處悉其致病之由緣潘生於前歲就某館賓主甚相得某主人之子浪游無度勢將敗其家聲某恨之甚語潘生曰人皆有死若此子能早死豈非我家門之福潘生漫應曰君欲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欲子死却又何難主人心驟動卽於是夜將其子灌醉勒斃次早潘生知之頗悔失言從此頓失故常口喃喃若有所見其爲某令之子爲厲無疑矣余聞而慨然曰爲人父而欲死其子此人倫之大變然初猶隱忍未發既述之於所知則卽應力爲勸解以冀挽回亦何至反以片語激成其事古人云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宜潘生之以病廢也



丁生

天津有丁生者家貧讀書聘妻未娶岳家甚富見婿貧有悔意因使人邀丁至家以盛饌相待丁素豪飲見酒不辭不覺至醉岳某語之曰吾女有殘疾不足以奉箕帚願以千金爲篝火之資子成名後可另娶佳人請卽寫離婚書丁素性傲且醉慨然曰賣妻吾所不爲千金何足以動吾心人何患無妻子爾旣不願請卽作離婚書岳某大喜遂呈紙筆丁乘醉一揮而出道遇同窗某邀至家詢其何往告以故某大爲不平丁夷然置之某家素豐因令媒妁往議婚其岳某以爲門戶相當卽允之某定期迎娶前數日告丁曰爾之棄妻吾已娶之吾與爾以故密何可不我賀丁素曠達且曰吾已離婚卽同陌路何害迨合卺之期丁往賀某邀丁視新婦顏色甚麗丁頗心動然已無如何乃入席痛飲某復與諸客殷勤相勸遂至沈醉昏睡不知人事某命人送丁臥新床反鎖其門丁至五更始醒見已臥洞房新婦

凝粧坐待大驚急開門門已鎖大聲疾呼某開鎖而入謂丁曰爾已與新人成婚可攜歸矣丁力矢天日某曰此吾意也爾岳如有言吾當與之構訟時新婦亦知係故夫遂偕丁同歸其倩人往其岳某家告知岳某甚慚不敢有他說後丁與某同舉孝廉全人婚姻其功甚大此舉尤有豪傑舉動天之報善人也宜矣惜未傳其姓名

義犬

過竹溪訓導 夢釗 言當游幕蜀中聞納溪縣有兄弟二人家素封兄歿無子嫂有遺腹弟恐其生兒分產密囑收生嫗產時如女也則存之若男也則斃之迨產乃一男小兒落地不哭嫗謬言已死婦不察遂墜後園中彌月後婦將詣母家忽一牝犬銜其裾不放驅之不去婦異之隨犬行犬至倉板下銜一小兒出仍活婦疑卽已兒急令人往視瘞兒屍處已挖成洞婦知犬所爲攜兒歸夫弟控於官謂嫂抱他人子爲子官傳婦攜兒訊之犬亦隨往到堂犬展轉臥於旁兒卽

就犬食乳官徵其異察其情命婦攜兒歸使鼓樂送犬返書一牌號曰義犬而置其夫弟於法此道光五年事惜不記姓是兒蓋已二十二歲矣

前生城隍

陳漢題國柱杭人白手成家其子寶齋於二十五六歲時患病兩月餘終日臥床不醒時作囈語愈後自言前生爲某縣城隍忽有城隍來拜言有一案係君任內事須往會鞫不覺隨之俱往案乃一孀婦牛有一子家係巨富有夫弟二人欲謀其產詭稱婦不貞例應斷離婦控於縣邑宰拘其夫弟同訊案無指實夫弟某行賄五千金宰納之告其妻妻曰此昧天理事不可爲極力諫阻宰大怒詈責妻遂自經死宰受賄後將婦斷離婦憤懣而卒其子即爲其叔害死其產婦夫弟瓜分婦歿後控於冥因宰陽壽未終案未結今案犯俱已歸冥奉帝命會鞫宰與婦之夫弟二人俱論斬轉生爲孝廉官邑宰宰之

妻爲其正室婦之子仍爲其子其姓名居址俱不肯言蓋冥中不許洩漏也寶曆年近三十恂恂如處子現尙讀書此足以儆世之貪酷不仁者

王將軍馬

王將軍忘其名曾任西安將軍有戰馬死葬西安城外有碑曰王將軍墓馬處相傳將軍昔隸羽林植休沐日遊肆中見有牽牝馬過者馬一見長鳴行過數步偶回顧馬復長鳴將軍心動詢之牽馬者則云買以就屠馬白色患下鼻問其價云八千貨肉與皮可得十千問願賣否云得利卽售將軍以十二千買之廐中無閑櫪因有塋地在西山隨交看塋人牽去放青馬方有孕以胎火患下鼻就水草旋愈生一駒黑色有力時用兵金川將軍帶兵往選善馬數匹以此駒多力令負器具以行至彼月餘數善馬相繼病死木果木之變將軍乘之以戰勇健異常人近之輒蹄蹶賊不能拒將軍首先血戰冒矢石

潰圍出功成後鎮守西安以馬久勤勞不施羈勒爲搭松棚一間馬日則出城入終南山自擇水草夜則必返自何門出仍自何門入西安城日入下鍵往往掩關待之馬能飲酒斗餘以熱肉下之隔數日必入內衙視將軍或嗅其足將軍輒撫摩之飲食始出一日忽晚歸汗淋遍身將軍疑人乘騎次日遣弁密隨以往至一峯下則有虎在焉見馬至便與鬪及昏乃散峯側有古刹弁詢諸僧言鬪數日矣還報將軍虞馬或被傷選健卒往捕虎令前弁導以往徧尋不得其處因命施鎗炮轟擊後馬仍日出城歸亦不再汗年餘斃將軍泣而瘞之

### 變牛還債

黎思之縣尉言蜀南部縣近城四十里有小村村內李基年近六旬生二子父子居心忠厚耕種爲業僅可餬口道光六七年歲歉向本村富人陳良棟借錢一百貫不數年李姓父子因勤儉持家家業漸

豐李翁忽得病彌留時喚二子至床前告曰前借陳姓之錢可算清  
本利還之此人爲富不仁務將借約取回免致受累二子遵命以錢  
往還陳姓收錢後捏稱借約無從尋覓李翁復令二子向索陳終不  
給不數月李亡二子愈勤儉家道益饒陳頓昧天良執約向李姓復  
行索債李姓二子歷言前還錢狀陳指約爲憑堅稱未還否則必鳴  
於官李畏累令陳翁對天起誓陳跪階前誓云重收爾債來生當變  
牛馬償還李遂復以錢還之將約取回年餘陳暴病將終告妻子曰  
我往李家還債去矣言罷而逝陳終時李姓家牛忽生一犢額上似  
有字初尙模糊年餘字跡朗然係陳良棟三字陳妻子夢陳哀求與  
伊贖身尙不深信及聞李姓家牛額有字母子同往視果然牛跪而  
求之狀如人陳妻子乃大悲願將李姓重還之錢付李贖牛李不許  
後復再三懇求以千金相贖李仍不允陳妻子訴於官縣令喚陳李  
二姓到堂斷銀一千二百兩將牛贖還陳姓李不遵斷令再三勸諭

李終不從令亦無可如何道光十一年道經此村聞其事以爲異往視則牛額之字顯然果報之說信不誣矣然李姓兄弟之不遵斷聽贖也似亦太過哉

### 戲言冥報

程仲蘇言嘉慶年間河南某縣有一余姓與張姓素好同學讀書俱係茂才端午各解館歸家張姓寫一信寄余姓戲言其婦不貞余姓閱之大怒瘋病陡發余有二子一女忽持刀先殺其妻又將子女一併殺死余亦自縊逾年張姓在家忽持刀自言余某至矣遂用刀自剖其腹逾時身死夫朋友戲謔原非所宜况無端污讒閨門即使余姓不自殺其妻子冥報亦所不免况一言連斃數命乎

### 游戲示警

杭州有翁某業染坊家素封西湖每逢二三月嚴衢一帶婦女俱來進香是日翁結伴在花神廟閒步忽見一婦貌頗端麗隨數婢入廟

遊玩衆戲謂翁曰汝能使婦一笑當治酒相款翁曰何難遂滿頭插花朶故作傾跌狀婦顧而微笑衆皆撫掌後隔數年翁忽大病病中自言婦自回家後婢告家主言主母輕狂顧男子而笑蓋此婢素爲主人所眷主人入婢讒言向婦詬責婦無以自明遂自經死死後控於閻羅婢先死後又控戴花相戲之人閻羅命鬼卒攝翁去翁與婦對質實係無心閻羅言爾旣愛跌即使汝一跌釋令歸翁自病愈後不數年家頓落翁潦倒以終一跌之言驗矣噫翁以偶然遊戲致令冥冥中冤業糾纏連喪數命雖出無心其咎大矣欲逃陰譴得乎蓮亭曰翁之子與予素相識翁夙稱明幹何以素封之家忽爲窶人後聞翁病中自述乃知陰受冥譴翁歿後其子三十餘歲始得撥一芹余作京官時翁之子忽來京形容憔悴落拓無歸適予奉先大人諱歸里後不知所終嗚呼貽謀不臧殃及子孫可懼哉可懼哉

盜妹



李春潭觀察言蘇州有某甲在杭州作賈美丰姿年十八九遵父母命回蘇完娶路過太湖覓船以進船戶兄弟二人乃大盜也盜有一妹年十七八色美而能武某登舟後見女少艾心動頻目之女亦目注不已少刻船戶二人赴岸拉繯舟中惟女與某四目相視女忽問曰子何以視我某婉答之語帶調笑女曰子今夜恐不妙某尙不覺女以手去板出白刃示之刀光閃爍可畏某乃投地求救女因問曰爾曾娶妻否某告以未娶並言奉親命回蘇完婚女乃不言少刻船戶回船少憩又登岸某又哭泣求救女情動乃問曰爾箱中有多金否某白以無女爲設計可佯病呼痛付匙開箱船戶開箱覓藥冀可免禍迨船戶回舟某如其言船戶果開箱細視以無藥告某自言悞記二人又登岸另坐小舟女告某曰子雖無銀衣服甚華好恐終不免因授以刀使伏暗中俟其鑽首而進卽手刃之時已昏暮某手顫渾身戰栗女乃進艙持刃少頃其長兄果鑽首進女卽手刃之其次

兄見無聲息疑客有備不敢入趨至船頭女躍上蓬持刀刺之次兄亦死某欲逃女含涕告曰事已如此子將何往吾當與爾同首官因手持一包袱內皆伊兄所殺之人髮辮也到官後歷言其兄平日兇暴殺人狀今日之事實出不得已因泣涕請死官既見髮辮纒纒又檢查舊案二船戶實係江湖大盜女子雖有殺兄之罪然大盜因此而殄功不可沒憫其齒穉無歸命某妻之以報其活命之恩某自言有室且見其手刃二兄心懷惴惴官乃諄諭再四並給以執照令攜之歸某之岳聞某已有妻遂另婚女乃隨某至家成夫婦女事翁姑孝德性柔順伉儷亦稱得稱賢婦此女見某年少彼此目成其連刃二兄固不得謂之大義滅親然其兄劫人貨財殺人如草菅爲王法所必誅則其妹之以白刃相加或衆怨鬼附於其身亦未可知迨女已嫁之後全無暴戾之氣克全婦道以終其身是亦有足取者故記之

蔣榮祿華表

吳門蔣榮祿公塋道在陽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大風潮  
墓前華表倒地中一逆子腦即時殞命公之曾孫古愚封公曰先榮  
祿生平純孝見重於湯文正公沒後猶不容此不孝之人偷息於人  
世也

逆婦變猪

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東南任陽鄉有不孝婦欲殺其姑者置毒藥  
於餅中而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將食忽有一乞人來求其餅姑初不  
肯與乞人袖中出一綠綾衫與之換去及婦歸家姑喜以衫示婦婦  
又奪之初著身忽仆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變成猪隣人咸集視之  
婦猶作人語曰我本應天誅以前生無他罪過但變猪以示人耳言  
訖遂成猪叫獨其前脚猶似手也 又同時山東定陶縣一農家婦  
素虐其姑姑雙瞽欲飲糖湯婦嘗不絕口乃以雞矢置湯中姑弗覺

也忽雷電大作霹靂一聲婦變爲豬入厠上食糞一時觀者日數百人歲餘猶不死

逆婦變驢

陝西城固縣鄉民有不孝婦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矣嘉慶庚辰正月初一日早起婦忽向姑詈罵喃喃不絕口姑不理而往別家拜年有頃不孝婦入房關門而臥久之不出但聞房中有聲如牛馬走迨姑回欲入房視之而不得急呼他人踏門入惟見此婦臥於地一腿已變成驢矣越數月方死

逆子被燒

嘉慶己卯五月十日有蘇州營兵遭擔夫挑火藥百斤往教場偶過都亭橋周亞子巷打鐵鋪門首舖中人正在打鐵有火星爆入擔內忽轟然一聲滿街如焚死者五六人中有一人鬚髮俱燒去人尙未死有識之者曰其人係游手棍徒以賭博爲事乳名和尚有老母七

十餘和尚既不能養亦從未一呼其母至是而母憐其創楚猶百計醫治之和尙乃痛哭大呼其母者一日夜而死

### 天賜孝子米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雷賜嘉興農家孝子米一事傳播一時言者失其姓名謂是張叔未先生之佃人也極貧苦孝子與母妻共止三人而食常不給因與妻謀以飯爲母饗而已與妻食粥如是者有年矣至是母之飯亦偶不給以粥進母性卞急不食傾於厠俄而雷殷然作母懼跪於庭子婦趨視之詢得其故亟如厠取出以水潔之相對食訖隨同跪叩引慝爲母解免俄而雷又一震自天降米二十四石堆積院中村鄰環睹驚嘆天之哀憫孝子如斯也驚喜既定孝子視米囊所書字號則卽叔未先生同倉之物也又驚而往告其主欲返歸之先生曰此天賜孝子者非吾物也堅不受人兩義之

### 山陰秀才

山陰秀才某年三十許入鄉闈文頗得意至三場剪燭對策同號生聞有婦人呼某名著而某獨不聞呼之數四號軍大聲曰呼某者究竟是誰某乃聞呼而驚旋見一婦人走入號舍曰爾可認得我否我是爾母答以我母現在何復有母答曰我是爾嫡母爾是繼出爾何忽忘爾有姊孀居貧苦爾謂非同胞所生全不相顧爾於心何安我畢命時爾父不仁不與繪像令我遇祭祀不能入座旁立以待其餘爾何忍哉答曰姊氏失於周濟咎無可辭至母像今無從繪起且陰間之事亦不得而知曰我雖沒而爾姊尚存與吾形甚肖可就其形而繪之俾我與享又須頻頻恤姊我始釋女我爲嫡而爾母爲繼爾讀書人此等名分豈有不知乃日懸爾父遺容而獨遺我毫不省憶此得謂之有人心乎自今爾能遵守我言方合道理否則休想功名矣某於是叩頭悔過一一泣從倏忽而婦不見矣次科某始獲雋因復昌言其事於衆俾家有嫡繼者咸凜知焉

生變豬

銅陵張禮南先生自言其祖在日有對河居住之佃戶癱瘓三年忽呼其家人曰吾非病吾負章宅銀冥罰作他家豕以償其貨吾雖爲人實乃畜也爾等往請速宰此豕以了前愆或可冀轉世爲人耳其妻詣章門訴以原委章翁曰家畜肥腴留備大事鄉鄰之負吾者不少詎必獨於某之負而施報乎然聽其妻言念是佃困病三年與畜豕之年相若冥報殆非無因吾當宰之而已宰之日豕就刀大啼佃在床亦大啼儼同豕音澆湯刮膚豕不啼而佃又大啼且身起白泡恍如湯火之傷分鬻時佃又大號須臾聲微而斃矣世之載冥報者多矣大半在影響之間惟此事身猶生養於家而魂已變豕他所世之得財喪心者猶云假貨不同訛詐負亦無傷其亦鑒此而有悟哉

改惡

咫聞錄云廉州合浦南康墟有宰豕爲生者日於臨宰時見豕之畏

就刀斧大聲呼號心起不忍恆欲棄而不爲然一家八口舍此無以爲養強而止之迨後子已成童令學別技得藉餬口卽輟業茹素誦經聞雷聲起每食必輟箸漱口跪誦雷經俟雷收聲而止如是者八九年未嘗稍懈一日早起正出門忽鄰居老婦向屠手招似有事相告屠乃過去閱無人焉但見旁舍母豕產畜啖啖喁喁正欲呼老婦而問以何事頓時頭眩目黑仆跌於地覺魂入於小豕之腹欲言不能思此乃殺生害命之報轉世爲豕從何解救因想世俗念經可以消災於是默念雷經四十九回忽聞雷電交加霹靂一聲將豕身擊斃而魂轉於身老婦驚而出視曰屍已產矣鄰屠何睡於階也呼之不應老婦曰頃被轟雷擊死乎胡爲不擊死於其家而擊死於予庭乎亟呼其家人至方大哭問屠已蘇而起詢其故備悉前由老婦曰子何時來吾並未招子也無不駭異此嘉慶四年事今已閱二十年適有自廉州來者述其事知屠白髮蒼蒼猶存於世於此可徵天道



之昭昭矣其初之手招者非老婦乃母屍也其魂之轉胎爲戩者瘴其屠豕之惡也屠獸理經而感動伏雷者彰其從善之心也茲延壽於耄耄者取其洗心革面也過則勿憚改誠至聖之格言歟

見財不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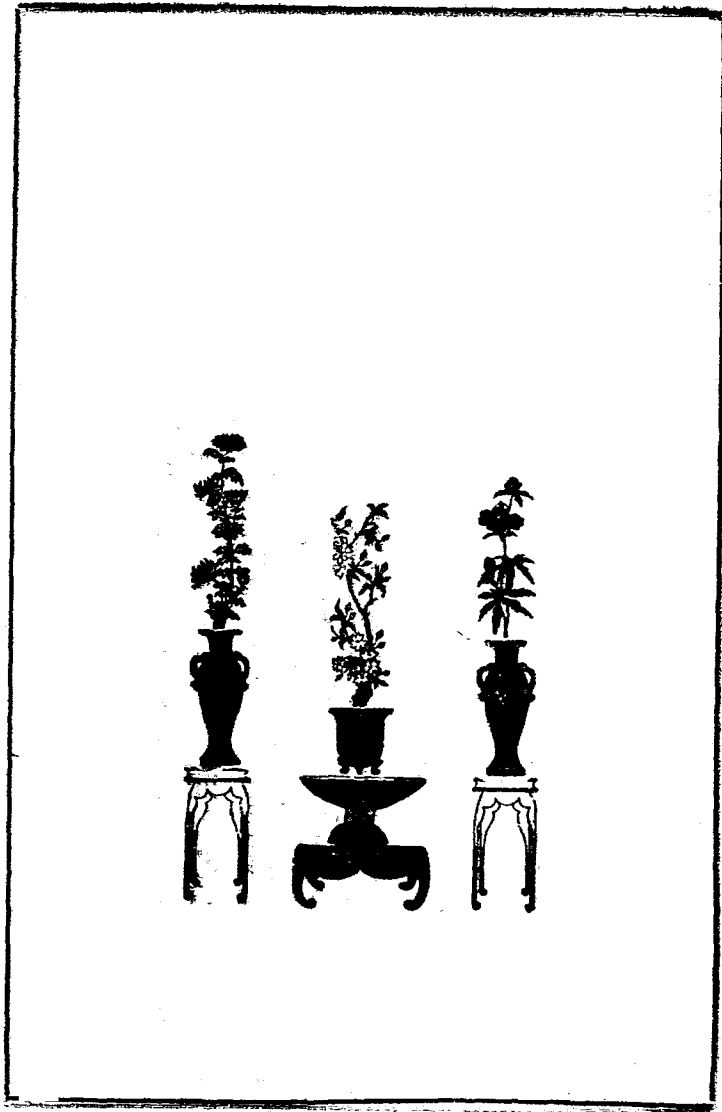
華亭廖壽彭之祖景明兄弟六人皆通籍公其季也疏財仗義好爲濟困扶危之事歷山西偏關臨晉諸縣後擢雲南賓川州知州旋升廣西直隸州知州先是大吏聞前任某虧短庫項甚巨委公前往摘印查封公禁吏胥一無所取並爲申辨實無隱匿卽虧短之銀均係因公賠累委曲周全罪從末減某德之某係遼東人距家萬餘里人口既多私債纍纍竟有全家流落之勢一日某忽至謂公曰我之虧累皆由自取且年已衰老死復何恨惟一家老小羈留異域不久將爲餓殍今有一言敢告在任時預料必有今日曾以三千金密藏署中後院地下以備還鄉之資初不料查抄之突如其來也公肯憐我

分贈千金俾全家得藉此作歸計固所願也否則公竟自取之我亦無憾毋日後爲他人得耳公曰是何言歟君如此收場我不能救援方深自抱愧今肯見利而忘義乎因留某止宿署中夜深人靜率親丁數人偕某至所指處發之卽裝於酒甕中送還之未幾公以屬吏失出案被議解組南歸兩袖清風囊殮幾致不給時公年五十嗣續尙虛卽於次年得一子名雲槎者幕遊山左後在東河節署掌箋奏以布衣負時望孫四人出仕者三曾孫六人皆業儒元孫二人現在五房均已無人僅賴公一綫之緒謂非厚德之報歟

齊觀察

直隸人齊觀察由詞垣擢任雲南迤南兵備道素喜談文道光甲申嘉平由任所攜二妾晉省乙酉元旦同各大憲朝賀畢旋寓蟒服而坐若有所見立命家人往請首府首府者佟鏡堂先生景文也言有要事奏告不移時而太守至詢稱某年山西事發有某某在此地省

城隍于忠肅公前控告公命人來請對質不能不去蓋某年山西省查辦虧空我時爲隨帶司員議以虧空一萬者限一月繳逾限卽擬正法其不能繳而尋短見死者以我立議不公虧空一萬者只予一月之限虧空十萬者反寬十月之期致令短見而死心實不甘故來此控請質訊我因一時之錯遽至於此我死後托將我眷屬妥送回籍併望遍告同人遇事體重大者切勿混出主意言畢而逝張鏡蓉銑本雲南人時適在省聞齊觀察忽死詢得其原委如此



池上草堂筆記卷四

福州梁恭辰撰

江右李秉

臨川李某貿易粵西時同夥三人皆病疫死一家於黔一家於楚一家於江西李某爲分送三人骸骨各歸故里皆出已資而此三人之本息各交其妻孥俾得贍養孤寡焉後李某及身發數十萬金隨時善舉疊疊不止一端而其孫由翰苑官侍郎疊掌文衡其食報正未有艾也 按此卽臨川李亶誠封翁逸事李之起家余已載入近錄所云由翰苑官侍郎者卽春湖先生也

徽州程某

徽州程某祖與父皆諸生家赤貧以課讀爲生前後凡百餘年勤勤懇懇皆以全副精神赴之無間寒暑所成就後學不少後其孫某英年登第累官至總制而其封翁仍用老明經頂帶營語人曰吾自有

功名豈必父以子貴哉其曾孫輩近亦接聯舉秀孝詩書之澤方興未艾矣誰謂筆墨營生者不可以積功累仁耶 按此程某卽程粹庭先生家也先生嘗由蘇州撫軍擢爲吾閩總制其撫蘇時家大人正居承宣之職聞其家教最悉云

六安張某

張某者六安人年少美於才又富於資有鄰家王姓者羨其貲才以女妻之但此女前已許貧士高某而張未之知也結綰之夕見女哀泣詢其故女云吾前已許高姓今又許子是二夫也嘗聞烈女不事二夫君其謂我何言訖遂尋帶自縊張力救得免卽於是夕覓得高某拉至其家爲之合卷焉次日高某措得聘金送還分文不受後家愈富饒次年張遂登鄉薦踰年復捷南宮而鄰某王宅不戒於火家業一空論者謂王氏之奸詐幾敗其女之名節其得此報宜矣

四明張某

四明張某邑諸生也困於場屋幾二十年適游幕江西得貲千金因開新例欲行報捐乃辭館歸里抵家見族中一節婦以十指養其病姑並幼子時值兵燹之餘米珠薪桂勢難存活張慨助以三百金又有戚某由鎮海避難來全家奔竄衣食無資將鬻子以求活張復助以三百金張本欲報捐末宦因銀已分散一籌莫展同人皆笑之不得已仍回覓館有故交資之北行竟由科甲得邑令今且洊升郡守矣

### 金陵曹某

江甯曹某少年隨父赴浙江投親不遇父沒於途曹流爲乞丐逢人痛哭求給川資負父骸歸里有王某者見而憐之給以青蚨四串曹感之刺骨竟負父骸歸如是者十年嗣以貿易頗順利積有餘資家已小康而時時泣念王某恩恨無由報答也王甯波人值夷船陷城家資全爲所掠攜妻子踉蹌奔至金陵行將乞食矣與曹某恰遇諸

途曹大驚曰：「恩人何亦流落至此？」耶王告以故，曹即邀至其家。時已戒寒，易以冬衣，並爲賃小屋以居。復割田二十畝，俾營生焉。後曹某忽獲藏鏹巨萬，乃以分潤王某。王亦得自立，全家溫飽，人兩稱之。

湖北韓某

湖北韓某，本營伍中人。道光壬寅奉調防堵，至江南途中，有同伍曹某者，夜見草屋中有燈光，則少婦獨居也。推門而進，勢將爲強暴之行。適韓某過，聞婦人呼號之聲，入門見曹如此，大聲疾呼曰：「若敢無禮，定斷汝頭！」曹畏而釋之。後韓竟以軍功授職，今且專閩矣。

安慶趙某

安慶趙某家小康，值母沒，延徽州汪某代尋陰地。汪每自誇其堪輿之術，醉後並言已之生壙可出狀元。宰相趙某聞之，暗中羨甚。未幾汪以病沒於趙宅。趙爲之殯殮，踰時汪子來扶柩，趙即以已母之柩與之，而將汪樞葬於安慶。不知汪之術本不精，所言多欺人，其自定



之生壙固水泉風蟻之窟也汪子不知已將趙母之柩葬入趙以一念之貪將親骸輕棄此地不久而趙祀遽斬尙懵然不知其來由也

### 江西滕某

江西滕某年少有美才家亦饒裕因赴鄉收稻見佃戶譚某之女而悅之以故頻相過問嗣又赴譚家適女獨居挑之不從強污之女力竭聲嘶知不免諄求願充妾媵滕某許之盟誓再三偕繾綣焉未幾女受孕囑滕早爲之計滕某佯諾之而心懼家室之妒未敢言也既女腹漸大父母嚴詰之女以滕某前情告其父趨至滕家問之滕堅不肯認其父回嚴撻其女血流墮胎而死自是某每入闈必遭鬼祟不能終事而出遂落魄終其身

### 常州胡某

常州胡某與鄰婦相悅日成已久未得其隙聞其夫外出隨與鄰婦密約至家一會而礙其妻之在室也適胡某欠其妻母四金遂勉力

措全交其妻送還之妻因天雨不肯出門胡逼之前往而鄰婦敗節矣不料妻至中途雨甚隱身枯廟中猝遇惡少強污之又遇其戚撞破其事遂播於衆胡亦微聞之不敢深究天道報施未有如是之速者吁可畏矣

貴陽施某

貴陽施某性淫蕩其妻善針黹有鄰女從其妻求學焉一日其妻偶外出而鄰女適至施某乘間強污之女畏羞不言亦不復至後此女出嫁其夫以其非完璧也辱詈而切詰之女愧遂服毒死施某隨於次月覆舟而亡

南昌羅某

南昌羅某精於命理所推乾隆間各造多奇驗自推命運無大祿籍惟庚子科可得一榜與王某同學推其命則謂畢生無中理也已亥冬館鄰有孀婦少年美豔而不能自持初挑王王力拒之繼挑羅羅

詫爲奇遇遂頻往來庚子秋王某登鄉薦而羅落孫山矣羅方疑謂命理不靈豈知冥冥中有默爲轉移者乎

### 廣東尹某

廣東尹某與武某交誼最深聯爲兄弟武某本富家性淫蕩尹更誘以聲色墮其術中者不少矣武囊已罄尹僞稱貸助其游蕩子母兼權而武之居宅歸尹矣武所居之屋值二萬餘金尹以三千金盤剝得之其積餘三千金亦武家物也尹方自鳴得意不料夷鯨至至兵火延燒倏成平地家貲悉歸烏有尹本鄉居非兵火所能及因得武屋而遷居遂遭此劫人謀亦何益哉

### 山東傅某

山東傅某年三十餘矣十應小試未得入泮遂欲納監應鄉試苦無資因念有族叔母李氏經營力作積有二三百金李少年苦節勤力撫孤者也其子尙幼傅告以惟北票鹽利息甚大李惑之賣田質產

得銀二百兩交傅爲辦票鹽計傅得銀卽赴省報捐監生回里李屢問本利傅一味含糊後問之急傅以翻船淹消爲詞李大失所望因哭訴於縣城隍廟中夢神謂曰汝族姪本應中乙榜今若此當削其籍並奪其算矣是年傅初入闈三場俱甚得意而闈中卷已入選忽爲雨漏漬毀臨時換他卷未踰月傅果暴亡

### 雷李至交

岳州雷某富有家財道光六年病篤時知其子不肖密以黃金百兩交其鄰李某代爲收存平昔至交也李某貧甚布衣蔬食不改其素後雷某之子果蕩廢無人狀李召雷子至家責之問以知悔否雷子伏地悲號自陳愧悔李卽以存項付之原封猶未動也今李子旋登甲科司銓部李某躬拜 榮封楚人每嘖嘖樂道之

### 孫文至交

湘潭孫某與文某至交也孫某之父貿易漢口令孫某在家奉母而

母病甚危適得漢口來信父亦病篤孫某欲赴湖北則母病難離欲  
不往視則父側無人寸心如割商之文某文愴然曰於此而不助一  
臂焉用朋友爲且我無父母家無他累可以代君前往遂附舟而去  
舟過洞庭遇風覆舟死文某忠於爲友此行衆所共知而偏獲此報  
皆爲惋悼不已孫某猶未之知也一日忽夢文某綸巾鶴氅而來曰  
余以前生罪孽至重已應覆舟之劫今日之死分也然以區區一念  
之忠於爲友上帝憫之已證善果登仙籍矣子亦孝於事親子父恙  
已愈可無慮子其勉之孫後得漢口家書果如所言

王茂才

廬陵王茂才家貧以訓蒙爲業盡心講貫手口交疲惟恐誤人子弟  
雖親族中有冠婚喪祭諸事悉浼人婉告之不親慶弔寒暑不輟疾  
痛不廢自十九歲課讀以至於五十九歲四十年如一日雖大比之  
期亦惟恐有荒館政不肯赴試人多笑而迂之而所授徒入膠庠登

鄉薦者接踵相繼不踰時其家亦皆相繼以科甲起家今且有爲顯宦者先大父嘗舉以誨人家大人亦津津樂道之

陳茂才

陝西胡某幼從學於陳某之門陳終老一衿胡由舉人官知縣洊升郡丞引疾歸里適陳某病危胡親侍湯藥陳子早沒僅一幼孫陳沒後族中有欺其孤寡者胡力爲保護之並爲經理殯葬籌計薪水令其孫至家就讀親爲訓迪其孫已能文而胡督責不少怠一日其孫出游偶未告胡胡引至陳靈前重責其孫繼以大哭篤於師弟之義如此踰年胡子登賢書第一陳子亦同榜舉於鄉

上洋童子

汪棣香福臣勸燬淫書徵信錄云上洋一童子少孤三房僅一子大母以下甚愛之稍長束髮受書卽不爲無益事一日閑步過書坊就而問焉問何等書最快意適觀書賈曰快意適觀者莫如風流詞曲

童子曰何謂風流書賈以其童而駭也卽取濃情豔史示之童子遂  
賃觀焉閱甫半喟然曰世間有是書乎我必燬之矣翌日復往書坊  
大索風流書籍主人出數十種與之曰官人要看逐漸來賃可也童  
子曰我欲盡買此書主人曰我賃此書利息無窮安肯讓爾獨買去  
童子強聒不已主人曰我今有急用爾能備三十金來我便盡售與  
爾童子歸奔告大母母以爲需用經史鬻釵釧與之遂買而焚於書  
館中家人以告大母母大駭而礙於獨子未之責也次早拾字紙灰  
得元寶兩隻持以獻母母轉悲爲喜越數日童子得劇證羣醫束手  
已待斃忽作神語曰汝命運平常未應得第今汝以髻年杜絕淫書  
免世人受無涯孽報上帝實嘉乃心賜汝福相他日功名大顯無負  
初心也語畢酣寢及醒形貌頓改周身皮似蛇蛻而病霍然矣空中  
音樂嘹唳鶴聲盈庭異香數日不散此道光丙申二月事 汪棣香  
又云乾隆末年桐鄉一士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少聰

俊每伺父出輒搜篋中取淫書觀之從此纏綿思想琢喪真元患勞瘵卒其父悲慟不已相繼卒又某邑一書賈好刻淫書及春宮畫像易於銷售積資至四五千金不數年被盜席捲而去兩目旋盲所刻諸板一火盡燼及死棺斂無措妻子離散此皆編造淫書之報也

西廂記

汪棣香曰施耐菴成水滸傳奸盜之事描寫如畫子孫三世皆啞金聖歎評而刻之復評刻西廂記等書卒陷大辟並無子孫蓋水滸傳誨盜西廂記誨淫皆邪書之最可恨者而西廂記以極靈巧之文筆誘極聰俊之文人又爲淫書之尤者不可不燬又曰西廂一書成於兩人之手當時作者編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之句忽然仆地嚼舌而死後半部乃另一人續成之又曰崔鶯鶯生長名家並無曖昧不明之事作西廂記者乃心貪鶯鶯之色而求之不得乃編造蜚語以誣鶯鶯至今令鶯鶯抱慚地下此見關帝亂筆不可不



信也。按乾隆己酉科會試詩題爲草色遙看近却無吾鄉有一孝廉卷已中矣因詩中有一鞭殘照裡句主司指爲引用西廂記語斥不錄其實此孝廉並不記得是西廂記語特平日風流自賞口吻自與暗合暗合尙受其累况沉溺於是書者耶

### 紅樓夢

紅樓夢一書誨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後其書始得相傳爲演說故相明珠家事以寶玉隱明珠之名以甄真寶玉賈假寶玉亂其緒以開卷之秦氏爲入情之始以卷終之小青爲點睛之筆摹寫柔情婉變萬狀啓人淫竇導人邪機自是而有續紅樓夢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紅樓重夢紅樓復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諸刻曼衍支離不可究詰評者尙嫌其手筆遠遜原書而不知原書實爲厲階諸刻特衍誨淫之謬種其弊一也滿洲玉研農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嘗語家大人曰紅樓夢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爲奇寶往

往向人夸耀以爲助我鋪張甚至串成戲齣演作彈詞觀者爲之感歎歎嘯聲淚俱下謂此曾經我所在場目擊者其實毫無影響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齒冷也其稍有識者無不以此書爲誣衊我滿人可恥可恨若果尤而效之豈但書所云驕奢淫泆將由惡終者哉我做安徽學政時曾經出示嚴禁而力量不能及遠徒喚奈何有一庠士頗擅才筆私撰紅樓夢節要一書已付書坊剞劂經我訪出曾褫其衿焚其板一時觀聽頗爲肅然惜他處無有仿而行之者那繹堂先生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爲邪說誠行之尤無非糟躐旗人實堪痛恨我擬奏請通行禁絕又恐立言不能得體是以隱忍未行則與我有同心矣此書全部中無一人是真的惟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稿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爲經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淫書版

錢塘汪棣香

福臣

曰蘇揚兩郡城書店中皆有金瓶梅版蘇城版藏楊氏楊故長者以鬻書爲業家藏金瓶梅版雖銷售甚多而爲病魔所困日夕不離湯藥娶妻多年尙未育子其友人戒之曰君早經完娶而子嗣甚艱且每歲所入徒供病藥之費意者以君金瓶梅板印售各坊人受其害而君享其利天故陰禍之歟爲今之計宜速毀其版或猶可晚蓋也楊爲驚悟立取金瓶梅版劈而焚之自此家無病累妻卽生男數年間開設文遠堂書坊家業驟起人皆頌之其揚州之版爲某書賈所藏某家小康開設書坊三處嘗以是版獲利人屢戒之終不燬某年某月偕其子到蘇子因他事先歸某在寓中忽病將不起同人送之歸竟死舟次飛報其子其子奔至見屍面腐壞蠅蚋紛集血水湧溢竟不能殮但以衣蓋屍而已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某以印售淫書竟至如此結局較之楊氏之聞言卽燬者其得失爲何如哉某既死有儒士捐金買版始就燬於吳中自是而蘇

揚兩城無此壞種流傳人心爲之一快矣

婦人惜字

彭詠莪副憲繼室朱氏連生五女八年不孕副憲固多子而皆係原配所生故望子甚切性仁慈尤敬重字紙隨京宦多年見有以字紙包茶葉等物輒隨手棄去甚至爲人揩糞者因出錢計勸收買遇有汗穢者必洗淨焚化行之有年及四十餘因病延醫診脉則云有孕而天癸已年餘不至斷無受胎之理不以爲意已而腹中轉動始信是胎得一子夫惜字善事也而得之於巾幗之中尤爲可嘉蓋婦人知惜字則下至於子女奴婢均知奉以爲法所得不益多乎得子雖奇要歸於惜字之報可耳

貞女感神

德清王氏女未嫁而夫死歸夫家守貞其姊往省之女之兄公窺之美伺其歸而要焉女求之數日匿不出乃爲狀候縣令過門攀輿哭

訴兄公聞之潛反姊女懼不直益忿訴於城隍神明曰令將拘人而兄公與姊皆暴死矣 按此錢衍石先生記事稿中所錄乾隆末年事神之顯應未有若是之速者衍石先生特載之亦足以警世矣

汪李氏

溫州汪李氏本貧女道光四年其夫沒時年二十四歲家復赤貧將以身殉或語之曰爾有翁在年已六十三爾若死則老人更無所恃矣氏爲之憬然遂勉稱未亡人易釵釧爲翁置妾逾年得一子翁旋沒而妾亦去氏曰此時我真不得死矣卽撫翁之子而力不能僱乳媪氏本未生育忽乳汁長流子曰以長成一日有虎入其室氏抱子長號待斃忽火光一道入室虎卽帖耳去今此婦年四十歲翁之子亦已十六歲狀貌岐嶷送入鄰塾讀書能冠其曹偶聞不日可赴童子試或曰其翁以貧故葬亂塚中實靈穴也後必有興者或曰此事於翁則孝於夫則節於翁之子則慈一婦人而三善備焉雖入之古

列女傳無愧也不與何待時有名流贈之詩者曰虎至無能擾牛眠不待求孝慈完大節壺範足千秋大筆闡揚已足不朽矣

雙冠誥

婺源董小查編修與其兄柳江編修並爲名儒其季又成進士卽用知縣昆仲皆成進士時其繼母某太宜人尙在堂戚鄰來賀太宜人語諸婦輩曰此余觀劇之力也余初媀時年尙少有以家貧子幼游詞煢聽者余托不答適在戚鄰家觀演雙冠誥一劇勃然益決一意撫孤守志致有今日汝等毋謂觀劇無益也此婺源訓導陳雲樓世錄所述且曰太宜人賢聞一邑此其謙已讓人之詞不自居於魯寡嬰陶梁寡高行而現身爲中人說法益足徵太宜人之盛德宜其賢母賢子冠冕婺川也

南海貞女

嶺南患大癩瘋雖骨肉不與同居防沾染也南海有巨室子某年甫

十五六翩翩似璧人忽患是疾另構山寮居之家人間日省視焉其所聘室係邑中巨姓女父母欲另字人女泣曰未婚而壻摎惡疾女之命可知且從一而終婦人之道也義不能他適與其養老閨韓貽父母憂不如相依於淒風苦雨中少盡爲婦之道以畢餘生兒之願也堅請再四誓之以死父母不能奪其志遂卒歸某氏爲婦未幾女亦沾染成篤疾空山之中形影相弔聞者傷之一夕明月在天四山清絕露坐松間石上其夫撫之曰以卿麗質而狼戾至此我之罪也女則毅然作色曰早知有今日其何敢懟正在淒然相對間忽見溪中有一物翻波浴浪似兔而小趨視之竄入松林而沒女拔頭上簪誌其處明日發土視之則千歲茯苓也知爲仙品剖而分食之甘香沁入心脾不覺宿疴頓失瘡瘡全消其父母聞而往視不啻一對玉人相映於蘆簾叢薄間喜而迎之歸重爲合卺成禮莫不嘆爲貞節之報此事家大人聞於同年謝禮浦太史

蘭生

謝固南海人蓋目覩

其事云

中州某氏

河南李見齋邑侯云吾鄉有某進士者曾任某省州牧祖父皆顯宦富甲鄉里其妻某氏性妒而心狠與妾各生一子年各十餘歲皆聰俊已同入家塾某氏思及將來家產若兩分之未免單薄意欲盡歸其所生子因密購不生育之藥製爲餅餌候其子放學歸欲令妾子食之以斷其生育之路俾異日以所生之孫承嗣兩祧則家產可盡歸所生之子一日召妾子與之食妾子正手接而未入口其所生子突至望見其母以餅餌與弟乃疾走至前奪而食之迨其母知覺而已無及不覺失聲大哭曰害殺吾兒矣旁人多不解所謂有婢偶漏言於人族親乃無不惡其居心之忍也後二子各娶媳妾子連舉兩孫而某氏所生之子竟不育乃立繼妾子爲嗣巨萬家貲卒皆歸妾子焉



郝顧氏

無錫郝劍南媳顧氏娶三年矣有娠生子不數日顧氏病下體潰爛日夜號哭忽自言曰姑娘恭喜首產麟兒今日特來索命毋見懼也聞者驚詫強問之顧曰余病不起矣余未出關時與嫂本無嫌隙只因藏過其金釧一隻以致嫂咒罵不止後吾母許其賠還嫂故必還原物適因嫂小產服藥暗將鹽水攪入血暈而死今事隔數年嫂亦乘我產後來索命且日夜坐我牀中藥餌皆被其吹噓豈能愈乎及將絕復醒數次自云已到陰司訊問拶兩手夾兩足痛極難忍矣家人啓視之手足青紫如被刑然此乾隆癸丑五月事錢梅溪聞而筆記之

忠僕報冤

蕪湖韓某年六十有八矣吳某家老僕也勤慎忠誠一心爲主吳某亦甚任之後吳某因有事赴京其繼娶某氏悅表弟胡某之色私通

之又懼妾之礙目也因醉妾以酒加媚藥焉使胡某並淫之韓僕怒甚嚴禁胡某不得入門吳某歸惑於妻妾之言反將韓僕肆行呵斥韓以前情告吳以爲謗已也驅之去韓年老無歸飢寒交迫遂投江死未幾吳之妻妾並暴病口稱韓某索命吳代爲緩頰亦不允其表弟胡某在家亦然吳始恍然悟而奸夫淫婦同時並盡矣

不孝而吝

何南房芝田爲浙江仁和典史東吳朱錫璐爲布庫大使同官爲婚朱子房女遂締姻焉道光某年房以監犯越獄鑄職鬱鬱以亡身後蕭然妻子無以自存時朱已引疾歸里居於洞庭山家饒裕房之妻以貧困攜二子一女往投告急并以力不能營婚嫁送女於朱聽其及期配偶錫璐之太翁憫之囑錫璐取百金以贈錫璐尅減其大半以四十金使其子貽之其子卽房壻也又尅減二十止與二十金房夫人大失望計資斧且不給再囑壻謀諸其父父復以一券付之曰

此揚州甘泉令某假吾三百金之券可持往索之卽以助汝資斧之外有餘蓄矣房妻不得已取券而行途中資竭又以其幼子質於人乃得至維揚卽命長子持券赴縣則縣令並無負朱銀之事以爲無賴謊詐怒加詞斥呼吏役將繫縛之驟奔告母方知其券僞也念已無生路卽自經死其長子痛母又無計處此因以刀剗指血書冤狀寘於懷亦自刎逆旅主人報縣甘泉令驗屍見血書大驚始悉其受給慘害之故卽攜血書至署命吏叙稿備案將移咨長洲查辦吏方繕稿未竟食頃不見血書疑他人取之而查詢並無見者羣相驚訝亦遂置之逾旬傳聞洞庭山朱宅一事卽於吏錄血書之日錫璐方飯霹靂一聲擲血書於其前卽捧跪庭中雷梢釘其兩額其子趨出又釘其足並擊死蓋瞬息間神取血書越數百里而去報應之速不終日而千里應之可畏哉此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事

秀水盛生

盛生秀水人忘其名性仁厚生平未嘗忤物有族兄作令於粵盛依之與邑丞某善一日丞置酒邀飲進饌誤汙盛衣丞怒呼閤人以鐵索繫其頂將杖之盛從容解曰失出無心法爲可貸且公今日爲某開筵致彼受責於心何安幸請恕之丞猶不聽盛反覆排解丞怒稍息卒代釋其罪逾年盛從族兄移蒞他郡日暮停驂視傳舍湫隘心頗疑慮無何有數人洶洶然窺探而去夜靜盛獨秉燭不寢復有推扉入者見盛熟視盛方驚問其人卽反身出告同侶但聞應聲諾諾闐然散去及天曉登程有一人尾盛行久之詰其故曰君不憶翻羹椀汗君衣者耶蓋丞之隸已去役而爲盜矣盛詢其何爲其人曰此處多盜慣劫行客逆旅主人皆其黨也昨夜將謀劫某視客中有君也因此退此去尙恐不免當再送君一程方可無虞幸勿告他人知也及次日又至曰前途無恙吾去矣須臾不見盛以告同人咸歎盜亦有道而敬盛之有厚德也盛又常自收田租見有窘者則免之一

日往山東艤舟遇盜已破扉入艙矣盛方寢聞聲探首出視盜識爲盛卽搖手止衆勿入曰不知君在此是以冒犯某雖不仁不敢驚擾長者相率而去盛急問曰子何人斯而識認我也其人遙應曰收租如君貧農受惠多矣蓋盜之中有佃盛田者一舟數客賴之以安

損人無益

廣東人林某官雲南鹽法道因鹽案干部議時戶部司員有得京察者冀其開缺可邀簡放故從重議之及開缺則由外升而議之者遂沈滯以終觀察名紹龍與家大人同榜進士家大人官京師時曾微聞其事云

牛求救

道光癸卯年間吾省汀州有署連城尹章鼎軒者到任甫半載結積案數十起鞫訊立判是非民感之尤優待士子德政不勝舉時有密賄以千金者拒不受其人曰無有知者公堅却之其不苟於財又如

此嘗署宅門聯云欲要爲官好結果除非辦事不開花實閩省一清官也是年秋突有一大牛竟從縣署大門闖入內廨人有阻之者撞以角直至章公案所跪地眼流淚作求援狀章公許之令起旋命繫之外堂向之見人卽撞者轉爲馴伏次日尋牛者至章公詢知是離城三十餘里某鄉某買以就屠臨宰時牛拚命奔至此章公將懲其無故殺牛之罪某不敢索牛而去遂養之放生寺中月給芻糧立案以垂久遠噫蠢然一牛也竟向明有司而投生誰謂物無知也後章公卓薦赴京邑人以化及禽獸扁送之爲官者可以勸矣

池上草堂筆記卷五

福州梁恭辰撰

折福

歸安王勿庵侍郎以初生時星命家推算八字中缺水或語其太夫人曰必令小兒在漁舟上乳養百日以補之乃可長成因召一漁人婦來畀之錢米寄養百日及乾隆乙卯中狀元歸侍郎忽念此婦養育之恩使人跡之則此婦尙在年將七十矣招致齋中向婦謝翌日此婦遽病乃送回卽死咸以爲折福所致云

舵工許某

廈門遭暎夷之擾民間早有去志而官府不知也有舵工許某者事母孝妻某氏有姿而貞居廈門港時暎鬼已迫岸許家食盡鄰有汪三者悅許妻色乘其饑困以利誘之某許曰能以十金活我母卽鬻妻於彼許母疑未決鄰叟鄭某勸之曰母老城陷時爾子縱能將母

爾婦美若不從賊淫必受賊刃今若嫁汪三可挈以遠避是一舉而活三命也於是母心動力主其事汪三即以米四斛銀八兩爲聘約即夕成婚婦大慟求死既念先宛轉以活姑後一死以全節有何不可謬謂姑曰事姑兩載豈忍驟離須寬兩日不然豈惜一死汪三早聞其性烈從之明日暎鬼上岸汪三登高望之爲砲丸貫喉死又明日暎鬼遂據廈門事定許家竟得瓦全知其事者以一門夫婦孝節敬終蒙天佑也

邵孝廉

于蓮亭曰吾鄉未村集有孝廉邵某年二十鄉試獲雋其父擇日爲建旗杆於門首先一夕夢一古衣冠人謂曰爾門口爲予墓切不可動爾聽吾言當有以報若傷吾墓必不利於爾子邵父素倔強且已招親朋不肯中止以爲家運正旺鬼何能爲厲次日客皆集命工挖土果係古墓邵父命去之其子忽吐血如湧少刻即殞後孝廉厝棺



於野又被暴風毀損噫古墓未知何人藏魄之所靈爽若此然邵父既有此夢何必汲汲於旗杆且既已獲雋即不立旗杆亦孰不知爲孝廉乃已見古墓不急爲掩埋而復傷之是其居心殘忍宜有以招陰譴矣

方太守

于蓮亭又曰大興方氏昆仲三人孟司馬仲布政司理問季太守世代簪纓孟仲相繼歿各遺一子季獨存官於浙因家焉延師教其姪後因爲其太翁卜葬堪輿爲擇一穴夜夢一峨冠博帶者來謁云子所點穴乃吾墓可另覓佳城必有以報堪輿不信次日開穴果係古墓司事者夢夢竟將遺骸拋棄荒野葬後堪輿暴卒方氏二子俱少年俊才偶至西湖掃墓甫登舟忽遇狂風舟遽覆救起俱斃太守乃名孝廉晚年潦倒抑鬱而終竟無後

錢文敏公

錢梅溪云余業師金安安先生

祖靜

外孫中銑中鈺俱家文敏公稼

軒司寇之公子乾隆甲午歲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中見之時中銑已得內閣中書中鈺亦議叙中書科中書兩公子俱年方弱冠狀貌魁梧聰明絕世能詩工六法真善承家學者不數年後俱無疾而死中銑死於舟中中鈺死於車中云皆遇鬼祟活捉其事甚確而不知其何由致此後余到揚州晤趙甌北先生談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

旨查辦貴州威甯州劉標虧空一案原前任廉訪高積曾辦公表姪蔣牧論綾公挾此私恨加意苛求竟斬高以報復之事隔十年而兩子俱爲所崇甚可懼也先是公出差貴州時道經衡陽知回雁峰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訪之僧云觀公之相必登台輔兩子亦得簪纓然眉宇間稍露殺氣公能種德則相可隨心改也公其勉之及返衡陽復見此僧僧大驚曰可惜餘無一語公亦默然公有兩孫

余亦曾見之一中副舉人一有痰疾不言不語家道亦凌替矣按錢文敏公以少司寇丁憂回里時夢見一大碑上書哀哀哀三字心甚惡之語其弟竹初明府竹初曰三口爲品兄將來當著一品衣耳未幾卒詔贈尙書銜其驗如此

### 雅中丞

乾隆間覺羅雅中丞巡撫江蘇循聲素著諸事綜覈不漏不支然亦有過當者潘芸皋先生嘗語家大人曰昔程伊川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以忠臣孝子節婦孤嫠國家有旌表之例吾吳歲辦甚愜人心惟雅公任內有不許濫膺之令遂使陋巷窮孀向隅飲泣夫忠孝二事固臣子所當然而婦人女子素未讀書獨能守志不移始終一轍是尤不可泯滅恭逢

聖人御宇凡有水旱偏災不惜數百萬帑金以嘉惠元元雅公豈不知之而獨爲此省區區小費耶後雅以征庫車城失機正法安知不

卽此一事之報也芸皋先生之言如此可見吳人深不滿此事其諄諄以語家大人者亦義兼勸戒云爾

汪店

揚州城中百貨殷賑咸萃於轅門橋道光丙午余到邗之前一月轅門橋忽被火災大店高樓悉成焦土而中間一雜貨店歸然旁無依附相傳火勢正熾時衛人皆望見此店瓦上有無數黑旗擁護火不得入火熄後詢知店主人係汪姓已開張三十餘年店中叟約六十許人眷口均先行避出店貨亦不過稍稍搬移毫無所損鄰里老幼咸稱此店別無奇異但與之聯居多年從未見此叟作一欺人事出一欺人語也嗚呼是宜獨蒙天佑矣

蔡禮齋

余秋室學士以出恭看書折去狀元事載戴堯垣春水居隨筆余於前錄中亦詳之在揚州時晤錢梅溪先生亦談及此事且云據秋室

先生言陰府有出恭看書一册厚至寸許可見世人不知而犯者甚多記得雲間有蔡禮齋者爲侍郎鴻業之孫總憲馮公光熊之外孫通才也最喜在齋桶上看書鄉試十餘科不中後以援例作江西縣丞候補南昌窮苦殊甚有長子甚聰慧未婚而死禮齋亦旋沒余嘗勸之不聽其一生困頓又安知不如余學士之折福耶

### 齏商女

錢梅溪曰揚州有某齏商女甚美嘗游平山堂遇江都令未避時令已醉認此女爲娼又不由分辦遂答之女號泣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夢神語女曰汝平日將舊書册夾繡線且看小說曲文隨手置牀褥間坐臥其上陰司以汝福厚特假醉吏手以示薄懲否則當促壽也女醒告其父事遂寢後痛自悔改以夫貴受封

### 隆慶

梅溪又曰嘉慶元年吾鄉秦蓉莊都轉購得族中舊第曰寶仁堂土

中掘得一小碣上有六字曰得隆慶失隆慶不知所謂後考究此宅實建於前明隆慶初年其售與秦家自前歲始行立議實爲乾隆六十年今嘉慶元年交割故前爲得隆慶後爲失隆慶也亦奇矣哉然則第宅之遷轉各有定數世之營營謀估者亦可以已矣

徐北山

梅溪又曰乾隆五十年天津人有徐北山者以饒務起家後漸中落嘗以除夕避債委巷中聽黑暗中有人哭聲甚慘以火燭之則一寒士以負債無償欲自經者北山告之曰余亦負人無償者爾何必遽尋短見乎問其所負若干曰二百金探懷中銀適符其數盡以與之其人叩謝去後十餘年北山之貧如故而長子瀾次子淮中文武兩進士第三子漢中嘉慶戊午舉人其孫文煥又中道光戊子舉人今爲津門望族矣

夏源泰

梅溪又曰吳中夏源泰者居齊門西匯開木行家道甚殷其先本成衣匠開一店店旁有茅厠一日在厠中得遺金三百兩待其人而還之乃木商夥計也其人歸喜而告其主主奇夏之爲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數年亦作商夥遂發財傳其子若孫至今猶盛

膈翁

梅溪又曰無錫縣東門某姓居克實橋素患膈證鄰里呼之爲膈翁一日偶入茶肆拾得包裹開示之皆金珠也竊自念曰吾死期將至安用此爲因不攜回家而坐守之少頃見一老嫗踉蹌而來且哭且尋問其故乃還之感謝而去回至家中忽目眩惡心吐出硬痰一塊堅如牛皮以刀斷之旋合爲一咸驚異之自此膈證頓瘥後以壽終而家道亦漸起

石魯瞻

吳江縣有皂隸石魯瞻者居心甚善無事時輒取所用竹板磨之極

細或浸之糞缸中使竹性盡化能使受打者不痛不傷有私託其用重板者石鳴咽不能聲曰吾不忍爲此也如是者五十年至今尙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兒孫繞膝陳海霞爲余述之

長樂兩生

長樂有兩生同入邑庠以文藝相切劘甚相契也甲富而吝乙貧而儉乙積三十年廩餼修脯之入僅得百金托甲生息歲收子錢以爲常未幾甲家漸落而乙子女既長欲索回本銀催討者歲餘兩家相去數十里甲惟以冷面游辭解之並無償意乙憤憤竟成瘖疾死而甲尙未知也甲一日晨出堂見乙衣冠歷階而上神色淒沮迎之忽不見甲始驚呼避之書舍則乙已先入書舍避之臥房而乙父已在臥房屋中侍兒等皆見之甲駭甚蒙被而臥並多令壯夫擁護而乙計至矣甲乃勉起爲位以哭之且奠且告恍惚見乙正席而坐但覩項以上亦不見其飲食甲卽日賣產將前欸本息盡償之尙曰有乙



在其目中遂成悻疾以沒乙年逾六十而甲則未及五十也

酷淫之報

浙中有某紳寓居吳門頗有貲御下最殘忍性復好淫家中婢媪無不被其汗狎者稍有不遂則褫其下衣使露雙股仰天而臥一箠數十有號呼者再笞如數或以烙鐵燙其胸或以繡針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頭其有強悍者則以青石一大塊繫穿將鐵鏈鎖其足於石上又使之掃地一步一攜千狀萬態令人不忍寓目鄰里聞之咸爲憤激不平一日率衆詣其門主人怒皆縛之自此人益衆打毀其家具殆盡大吏知其事下太守窮治之乃下獄卒以無證僅押解回籍而其家已破矣家大人爲蘇藩時目擊其事適署中有某紳舊僕深知其狀言之甚詳且云將來尙不知作何報應也

悞姦之報

吳門王某除夕夢觀天榜已中六十七名覺而甚喜是夕金陵寓主

夢亦同及省試諸來寓者皆不納見王至姓名相符告以夢厚待之  
王益自信必售及榜發無名憤禱於城隍廟夜夢神厲聲叱之曰汝  
本經申勘已列榜中奈汝竟姦母姨故奪汝籍王某夢中泣辨某並  
無姨安得有姦神復叱曰曾宿娼否王某謂宿娼誠有之今何云姨  
也神曰查是娼乃汝之表母姨雖出於不知然淫爲首惡復可差悞  
耶汝功名本不遠大今盡削矣王驚悟悔恨而死汪棣香曰吳下青  
樓甚夥宿娼挾妓視爲故常惟有冥冥之中並不通融一線官長宿  
娼則削職國法治之士子宿娼則除籍天曹治之然則爲士大夫者  
甯受迂腐之名莫欠風流之債也

僧允中

僧允中俗姓張號蘊輝長洲舊家子兄芝岡先生中乾隆辛丑進士  
蘊輝嘗從受業讀書不成遂出門習錢穀游幕湖南有辰州府瀘溪  
縣黃某者延司錢席嘉慶元年苗匪滋事地方官競欲立功每得苗

人不辨其是非曲直輒殺之黃適獲得張有一案七八人正欲辦理  
適刑席友他出遂交蘊輝屬稿蘊輝力勸不從卒具詳論斬後一年  
苗匪平黃卽死年未三十耳至十九年秋八月蘊輝偶至揚州寓一  
飯店夜夢有兩人持去至高門大戶若今之督撫衙門見一少年坐  
於堂皇兩旁吏役肅然如訊獄者蘊輝竊自念豈有人訟我耶何爲  
至此回頭忽見黃黃亦熟視蘊輝若不相識者蘊輝意以爲必是虧  
空案破故累我也頃之呼蘊輝名上坐者曰苗人張有一案汝所辨  
耶蘊輝始豁然記其事供曰大凡刑錢兩席辨案總聽東家做主如  
此案當時原勸過東家不從非我罪也上坐者曰汝屬稿詳上官豈  
能逃避相持者久之上坐者遂目一吏曰暫令還陽若能出家行善  
亦在可赦之列蘊輝不敢再辨但見黃痛哭已上刑具矣前兩人復  
掖之出忽黑暗不辨道路且雨雪交加滿地泥淖一跌而醒遂於次  
日收拾行李買舟詣高明寺削髮爲僧蘊輝與錢梅溪相善嘗自述

其顛末於梅溪求爲筆記家大人過揚州游高明寺亦曾見其人

換棉花

乾隆間有錢焜者住居無錫城北門外以數百金開棉莊換布以資生理鄰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嬌艷絕人常以布來換棉花焜常多與之女子亦微覺然兩家並無他念也不二三年焜本利虧折遂歇閉慨然出門流落京師者十餘載貧病相連狀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門外忽見車馬儀從甚盛有一綠幃朱輪大車中坐一女珠翠盈頭焜遙望不致近其女見焜亦注目良久遂呼僕召至車前曰君何至此也焜已不識認渾如夢中唯唯而已遂命從者牽一馬隨之入城至一朱門大宅見其女進內宮門去蓋某王府副福晉也頃之召焜進謂之曰余卽鄰女某人向與君換棉花感君厚德故召君因認爲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焜得數千金上館充膳錄官以議敘得縣尉旋陞內黃縣擢直隸河間府同知著太守印篆此紀文達公所

述厚德之報家大人謹記之

東平王馬夫

江陰諸生有陳春臺者家甚貧以蒙館自給一日出門忽遇旋風一陣覺心骨俱冷歸而病作叩之巫者言有東平王爲崇家中人競請祈禱春臺素不信此事亦無力爲之也有鄰媪代爲張羅借得五千元一禱而愈後春臺知其事大怒乃具一詞控諸東嶽謂東平王是正神何得向人索祭擾累寒士耶忽一夕夢東嶽神拘審春臺到案下聞堂上傳呼曰東平至矣回顧有著黑袍者參謁案前神問曰今有人告狀爾知之乎東平曰不知又召本境城隍神查訪城隍神上曰卑縣已查明是東平公馬夫狡獪東平實不知今馬夫亦帶在此東嶽神遂命斬之春臺跪案見馬夫已綁出遂訴曰馬夫雖蒙正法生員所費之五千元是挪借來的尙求追還以便清還借款東嶽神作遲疑狀忽語曰汝於兩月後到靖江取之可也遂醒滿身大汗隔

一兩月有至交以事函致春臺渡江去偶在路旁檢得小紙一張乃錢票適五千也因向錢舖取之而歸按此事雖小然亦見冥律之嚴未嘗有一毫枉抑也

討債鬼

常州某學究者以課蒙館爲生有子纔三歲其妻忽死乃攜其子於館舍中哺之至四五歲卽教以識字讀書年十五六四書五經俱熟亦可以爲蒙師矣每年父子館穀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積乃爲子聯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死大呼其父之名父駭然曰我在此汝欲何爲病者曰爾前生與我合夥負我二百餘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尙應我五千三百文急急還我我卽去矣言訖而絕此真世俗所謂討債鬼也太凡天折之子無不是因討債而來特如此之分明說出者十不一二而爲人父母者反爲悲傷不已亦可嗤矣

寫婚書

乾隆末吳門有韓生某能文章其嫡母有所愛僕婦新寡與他僕通欲嫁之嫡母主其事而無人爲作婚書命生代作生以恐傷陰隲辭母固強之不得已爲創二稿令他人代書時值秋闈生有婦歸甯母家未幾婦之父夢神告之曰汝婿今科本當鄉薦以爲人寫婚書除名矣醒以問女女曰無之後歸家與姑言之姑始告以前事婦曰休矣是科果貼出不得終場後數應試竟不第知此事冥罰亦至重也

### 劉天佑

劉秀才名天佑字約齋長洲人累舉鄉試不售其所居在察院巷城守署之西署南有高墩明季兵燹後瘞骨纍纍乾隆間城守某將盡徙其遺骨而築照牆天佑聞其議爲之惻然而窘於力因合貸於親友得數金就其骸之藏於甌者倩人善埋之計埋一百一十具而金盡矣天佑雖憐之而無如何也是年秋應省試仍薦而不售益鬱鬱不樂臘月二十四日之夕天佑因祀竈神遂具疏自道其平生雖無

大陰德然掩骼一事當亦可挽回造化何神聽之不聰也辭色頗不平越夕夢至城隍廟中神陞座呼天佑謂之曰汝讀書人豈不知功名富貴遲速自有一定何得自矜埋骨一事妄瀆神聽若再不悛當褫汝衿矣冥中念汝究有善根苟能行善不怠何患不登科第耶天佑唯唯而覺自此不敢稍有怨尤越三年中鄉榜一百餘名後官中書舍人

倪瞎子

揚州有倪瞎子者孑然一身寓舊城府城隍廟每日爲人起課得數十文以此度日每遇風雨無人來則枵腹過夜一日有商家小夥發財偶攜妻妾入廟燒香輿從甚盛倪見之心動竊於神前默祝曰彼爲下賤而榮耀如此我本故家乃饑寒如此伺天之無眼神之不一靈也是夕忽夢城隍神拘審神曰爾何以告狀彼命應享福爾命應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乎殊屬冒昧著發儀徵縣杖責二十倪



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妹嫁儀徽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腹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巡夜官問之不答遂褫其衣責二十板其甥聞而出辦已杖畢矣神之不可瀆如是

### 揚州趙女

揚州趙氏女素以孝稱父患哮喘女年甫十四朝夕侍奉衣不解帶因是得寒疾恒秘不令父母知道光辛卯歲年十八病益篤四月十一日方午倚枕危坐忽曰孰與我言汝尙在此者家人愕然詢之則已昏矣喉間呼吸作痰聲逾時而甦自言前世由科甲爲貴州某縣令邑有節婦宋王氏里豪思漁其色啖令以金誣讎之節婦遂以身殉讓次女忽厲聲曰來矣卽瞑目作愁苦狀醒而復迷者數回十三晚女忽狂叫騰擲壯婦數人不能制是夜列炬如豆女作呵殿聲呼痛聲乞憐聲少時又作挪揄狀痛楚狀情景不一而於公庭決獄胥役擾攘之事無不逼肖次晨女頰赤腫臀肉盡腐女昆季有不信因

果者詰以何再世而後報曰先世根基甚厚次得男身今始爲女也家人爲代乞節婦貸其命當永奉香火曰爾等親見自然代求歷久保無廢弛子已歷訴冥司奉牒尋至此今不能汝宥也言既舌引如蛇家人力護得無恙自後齋醮女悉知之就床作頂禮狀既而曰此等大冤終難懺悔俟六月四日人齊結案矣歷五月其父母仍以藥食調治遇珍貴物輒委於地曰汝罪人安得食此偶談禍福事皆驗並囑其昆季曰我今世本無惡以前生一誤歷劫至此惟兄等善事父母勉爲端人可也至期奄奄而歿

武林胡女

武林胡氏女名淑娟爲總憲文恪公會孫女叙庭觀察女孫循陔隸尹之第五女也嗟尹任揚州之東臺場道光十二年丁觀察憂歸治喪憂勞成疾女聞父病劇願從母返里未得請遂密疏於城隍神並城南觀音樓祈以身代臨登輿囑家人曰我去後請從節省衆莫解

但唯唯而已旋歸入門面色如紙直奔寢榻衆謂中暑進痧粒女第  
仰視須臾血透重襟揭衣視之胸際割然而佩刀猶在手也急敷瘡  
藥僵臥四晝夜忽甦泣曰父豈真無濟耶昨有白衣人以楊枝洒余  
胸曰從爾請爾母已三日抵杭得見爾父命在不可強也次夕夢父  
衣冠來曰爾母及兄弟各無恙爾且安焉女牽衣哭失聲曰父真無  
濟矣越六日凶耗至而女瘡自合初女許字於錢塘名諸生朱鼎華  
爲室朱母聞而哀之乞完娶女曰吾不能如兄弟奉湯藥視含殮獨  
三年之喪不能居耶越半載姑病劇女始從母命歸朱衣不解帶剖  
股投劑病卒不起夫婦異室服闋乃成禮焉逾年生女一壬寅歲朱  
生游邗上遭暎夷亂不得歸傳言揚城已陷女不能自安遂得疾臨  
危執婢子手曰教爾平日讀列女傳及孝經諸書吾有替人矣垂王  
箸尺餘而瞑

虎口巧報

荆溪有二人髻年相善壯而一貧一富貧者僅解書數而其妻美艷富者乃設謀謂有富家需管理錢穀人可往投之貧者感謝富者具舟並載其妻以行將抵山謂貧者曰畱汝妻守舟吾與汝可先往詢之貧者首肯遂偕上山富者宛轉引入溪林極僻處暗出腰鉞斫之伴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於虎矣婦大哭富者曰試同往覓之偕婦上山又宛轉至溪林極僻處擁抱求淫婦正惶哭間忽有虎從叢薄中出銜富者去婦驚走遙望山後一人哭來駭以爲鬼至則其夫抱腰而來雖負重傷尙不至死也乃相持大哭各道其故轉悲爲喜矣

大娘娘

饒梅溪曰余姪媳楊氏于歸後生一子一女忽發狂登牆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吳興口音云大娘娘我尋汝三十年乃在此地耶婢嫗駭之因問尊神從何處來有冤孽否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時我

方懷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內姪爲後及分娩是男也大娘娘佯喜不意於三朝洗浴時竟將繡針插入小兒臍中卽啼哭死我因兒死亦自經方知其故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捉汝矣言訖乃大笑不數日而楊氏之狂益甚伏地呼號若被刑者然未幾遂死余家尊長云如此案情亟應早與了結乃遲至三十餘年可見冥司公事亦廢弛也余曰案雖遲久而不至漏網鬼神之公道自勝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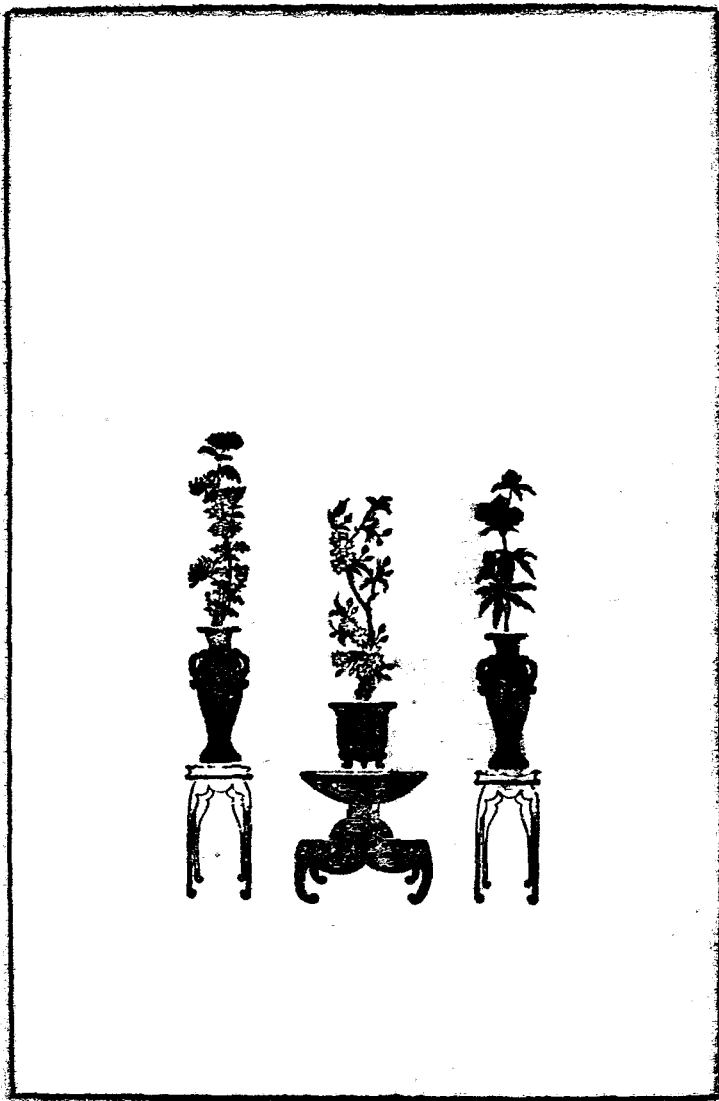
### 馬禹平

馬禹平浙東賈人也挾賈周行蘇揚漢口佛山間數年間雖無所虧折而所得亦無幾見同邑張賈生意日盛踵門請曰賤意欲與君合本共作以學江湖經濟何如張曰吾雅不慣與人合作難如尊命焉曰吾欲借鄰壁之光以照陋室合作不可附驥而行若何張許之遂約日同詣佛山因物少出色價值過昂張曰捲裝空回則損往來行費惟有洋錫一項途中不怕風雨且可稍沾蠅頭之利以抵用資於

是各置洋錫千五百塊買舟分裝開則同泊泊則同泊誰知過十八灘馬舟擊破籍張之舟人力拯其命搶獲行裝而洋錫已盡沈於水矣張曰他物失水多半無成錫無礙也倩人沒水撈之卽得矣吾候子同行焉馬曰吾此驚不少得失已盡付之於命子爲我耽延心實不安且未知何日可以藏事請先行遂自登岸賃地鳩工編蓬結廠而固請張行張不得已揚帆去馬與灘上人約曰能取灘底錫一條者酬金五錢衆皆躍水沈取而獻三日所沈之錫已如其數而灘上人猶紛紛入水撈取馬仍納之十日乃盡檢其數多踰四倍裝運至汪南售之盈資五六萬先是張早歸里告之馬家舉室驚惶越日馬亦欣然抵家細陳苦中之甘勿聲聞於外遂詣張告慰自後馬無往不利富竟十倍於張蓋十年前有巨商過十八灘擊破巨舟客及舟人無一生者所沈洋錫不少鄉人不知值馬亦破舟故儘撈儘獻耳夫馬遭沈舟之劫心已灰矣孰卽劫之來卽運之至孰使之沈新

錫於舊錫之上且不沈張舟而獨沈馬舟可知富貴利達之事有數  
存焉彼痴心妄想者亦可憬然有悟矣







池上草堂筆記卷六

福州梁恭辰撰

高郵蘇某

高郵蘇某夫婦年皆四十祇有一子愛同拱璧一日小婢抱出外廳因雨滑足將兒跌於階下頭破而亡蘇某見之卽囑婢速逃回母家自抱其子入謂係已失手跌斃蓋知其妻之性急而暴也迨其妻急尋婢而婢已不見矣未幾蘇某復舉一子按此事載因果錄中昔年家大人官京師時亦曾微聞之朱文定公士彥蓋公本高郵人宣述其鄉里美談而未竟其緒今亦不知蘇氏子如何以理度之其必昌厥後無疑也吾鄉前明馬恭敏公森亦有是事係除夕婢抱兒在門首游戲兒誤搶投鄰家爆竹盆中死恭敏之父亦令其速逃遠方而向妻婉轉寢其事兒身故有疤瘡後一年復生子疤痕宛然知爲故兒投胎再來卽恭敏也恭敏以戶部尙書致仕家居嘗以數言定

民變屢紆鄉里之難事詳徐興公榕陰新檢中然則今之蘇氏子縱不能如馬恭敏而其父之厚德則與恭敏之封翁正同將來亦必有所表見於時吾將洗耳待之矣

霍節婦

徽州霍姓亦巨族家有節婦賢而懦往往爲鄰族所欺凌從弗較也城中有胡某者酷好堪輿之術技亦不精饒於貲偶見一田地以爲中有大穴詢之則霍節婦之產也買之不可遂僞立賣契捏造中證投牒公庭焉霍節婦懼願以此田歸胡而以夫無葬地爲辭胡欣然以瘠田數畝易之而不知其所謂大穴者無穴也其所謂瘠田者則眞靈穴也霍節婦不得已遂卜葬其夫於瘠田中而三十年內子姓科甲連登矣胡某自卜葬大穴後家漸零落費盡心機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豈但技不精之咎哉

賈某

山西賈某少孤露幼卽訂婚於王某家王見其貧迎之歸及長合悉而妻旋亡王某優待之如故王有少妾美於色誘之逃並竊其資斧焉逃至河南居然成家且生一子二女後其岳家蹤跡得之勸其歸弗顧也道光辛丑祥符之決口全家遂葬魚腹矣

### 擺攤盤

揚州賭風最盛近日有擺攤之戲官與商每合而爲一以貲財角勝負意氣自雄而南北委員之往來是邦者亦鮮不沉溺其中樂而忘反甚至有誘賭之局外張筵席中蓄裙釵名曰擺攤盤尤爲人心風俗之害聞此數年來此風益熾竹西歌吹之外局面又一新矣近有商夥某甲者家設攤盤誘人子弟破人家資者已不可數計其子爲秀士正應秋闈一夜忽有喜報到門人多不信翌日取題名錄觀之居然某甲之子也衆皆謂似此人家而有此善報天道殆茫昧不可知余亦聞而疑之一日晤羅茗香告余曰某甲家之喜事人皆詫之

而某甲之近事則人所不知也某甲於攤盤中每年必購一少婦居中作餌去年購一中年婦人入局初到時卽覺其神色不怡細詰之乃知係一宦家婦其夫曾官邗上死後家無丁口不能自存故隱忍到此然自入局後經今數閱月頗能自持並無所染也某甲忽動矜憐之心立送之入清節堂卽恤並極力爲之道地俾得其所此婦亦甚情願較之在攤局中竟判若仙凡矣余曰善哉此事功德甚大有此一大善則衆不善自然可以消抵其獲善報也宜哉

嵩明州牧

雲南嵩明州某甲者時於鄉間好行小惠鄰里多悅服之惟遇公門中人無不視若仇讐每極力把持阻撓雖頗於地方有益而結怨已深故平生踪跡不輕入城偶值嫁女之年入城購買雜物等件猝遇胥役卽被押入衙署回明本官搜求舊案當將某甲杖責並加枷號發往該鄉地示衆兼有兩役押解而行適遇一深水渡頭某甲無地

自容遂帶枷赴水死時州牧趙某安坐堂皇聞之亦不甚介意半年後當晝假寐恍惚見戴枷人昂然直入俄頃之際內有小婢來報二夫人已育麟兒趙某本未舉子合署皆爲稱慶獨趙某深抱隱憂於是自撰疏文爲設醮壇以禳之幾及年餘忽夢寐間見前戴枷人曰我在鄉里素有好人之稱並無欺壓平民之事不過替人調解何至必不相容卽欲懲我亦何必將我枷示鄉里使我做不得人非逼我於命而何汝旣要我的命我罪不至死之人焉肯與汝干休今到汝家以來每見汝時時懊悔可見汝真非要害我命者冤可解而不可結我去不與汝結讐矣言訖悠然而逝夢驟驚醒但聽內傳新生公子忽發暴疾勢不能留合署忙亂旋報公子逝矣中外皆來勸慰而趙某暗中如釋重負後亦寂然

### 章邱孝子

章邱陳孝子以磨鏡爲生天性誠篤年四十有二矣家貧尙未授室

自容遂帶枷赴水死時州牧趙某安坐堂皇聞之亦不甚介意半年後書假寐恍惚見戴枷人昂然直入俄頃之際內有小婢來報二夫人已育麟兒趙某本未舉子合署皆爲稱慶獨趙某深抱隱憂於是自撰疏文爲設醮壇以禳之幾及年餘忽夢寐間見前戴枷人曰我在鄉里素有好人之稱並無欺壓平民之事不過替人調解何至必不相容卽欲懲我亦何必將我枷示鄉里使我做不得人非逼我於命而何汝既要我的命我罪不至死之人焉肯與汝干休今到汝家以來每見汝時時懊悔可見汝真非要害我命者冤可解而不可結我去不與汝結讐矣言訖悠然而逝夢驟驚醒但聽內傳新生公子忽發暴疾勢不能留合署忙亂旋報公子逝矣中外皆來勸慰而趙某暗中如釋重負後亦寂然

### 章邱孝子

章邱陳孝子以磨鏡爲生天性誠篤年四十有二矣家貧尙未授室

解之而藥性暴發已不及解矣某乃對天謝客亦大加敬服或曰此翁非真能憐貧而忍辱者特能以智免禍耳癡者固如是乎

### 雷殛不孝

太湖于某年六十有二歲以種田爲業家僅二子長子年二十有八次子年二十有四貧甚皆未授室于某適病痢甚篤長子孝甚日侍湯藥不稍離次子性游蕩漠不關心延醫立方囑須煎好後承露一宿次晨飲之立效長子曰侍父側並無刻暇因將藥煎成露於院中囑弟守視弟與鄰婦有私是日鄰婦之夫外出潛就宿焉不料藥爲蛇虺遺毒次早其父服藥卽中毒死其父之死雖非子殺然當父病危篤之時尙作爲淫惡之事以致藥有蟲毒父以毒亡則不孝孰大於是哉後父喪尙未出殯而次子已爲雷殛死矣

### 銀作祟

湖州江某以翰林改官任直隸青縣時值年荒辦賑從中節省得數

萬金恐上官督過之乃告病歸初至家卽見一巨鬼長數丈青面高鼻紅眼着白衣手持鐵鎗若欲殺之者江大懼急呼家人忽不見既而有謠傳直隸賑案發將有抄家之事江愈恐遂將所有盡埋之人無知者未幾忽中風疾不能言語兩手足皆拘攣終日臥榻上如醉如癡自此室中鬼日益多厥狀猙兇鬧無虛日江既死家中亦顛倒祇剩一孫由是遷居屋售他姓而所埋之銀不知歸於何氏之手矣

逆子

吳門沈某居葑溪家本小康其叔擁厚豐而無子死遂立某爲嗣某素無賴不善事嗣母又日浪游全不顧家及嗣母卒草草殯殮停棺不葬者至十餘年並歲時祭祀亦忘之一夕鬼嘯某秉燭出忽見其叔祖母以槌擊之大呼逃避復追之立時死家貲蕩然矣又常熟諸生有鄭宗臣者生一子年纔十五六習爲不善宗臣惡之子亦苦父之拘束也乃取墨匣改爲小棺捏泥像置其中題曰清故邑庠生鄭



宗臣之極埋於庭前其僕見而諫之不聽埋甫畢兩足忽騰踴痛哭不已一彈指間氣遂絕此二事皆家大人在蘇州時所聞諸蔣伯生

邑侯

因培

者天之誅逆子未有若是之速者也

### 湖北夏某

湖北夏某於道光十一年遭水荒父母雙亡時某年已十歲餓倒路旁有王某者慈心好善見而憐之攜歸給以衣食並令與子弟同入塾讀書夏天分頗高已能成文矣一日王某全家出外看燈夏亦尾其後見王某之妾少艾挑與語私通之屬其妾盜主人之金百兩攜與潛逃泊舟漢江適風激纜斷舟覆沉江並死主人遣人追其妾尙遙望見之而不能救也

### 地師

徽州程某精堪輿之術名聞四遠吾鄉林某延之相地林某惡人也姦盜邪淫無惡不作程某爲卜一穴真穴也程某於定穴後夢郡城

醒召之入廟令其毋點此穴醒而惡之既復以爲夢幻難憑復貪林某重利仍爲點穴未幾而陰雨晦冥三日夜震雷一擊而穴破矣程某遂潛逃未到家而死林姓亦浸衰僉謂陰地不如心地好相地者每舉以爲戒云 按此吾鄉近事嘖嘖人口者初亦不知何家觀因果錄始知爲林姓亦未詳其何郡縣也

湖南熊某

湖南堪輿熊某技甚劣而心甚貪爲人營兆葬於水泉沙磔者不知凡幾矣有方節婦者守節已十年僭熊某爲其夫擇地熊以爲可欺與地主勾合甘其詞以誘之重其價以要之節婦不得已典住宅以酬直焉而不知其地實絕滅凶宅也葬有日矣夜夢神告之故戒勿葬且謂熊忍心害理罪不可追節婦猶未以爲然比明使人視熊某則已於半夜死矣

破人婚姻

乾隆丁酉科龔懷青太史

本萬

姚佃芝主事

梁

同典廣西鄉試首題

爲斯民也二句某房考得一卷欲薦之忽夢人曰此人三破人婚姻不可薦某以夢不足憑遂薦之主司亦頗賞其文某夜復夢曰此卷係抄襲陳勾山舊文陳勾山稿中現有其文薦而不售衣甫尙在直而或售據新例必除名汝雖無太處分何苦害人耶某以兩夢告主司謂我輩識得陳勾山文字足徵眼力之佳若置之前列恐遭磨勘附之榜末或無妨也主司竟中之及到部磨勘官亦夢如前述以抄襲除名蓋不中則無由除名中而不入夢亦不至除名陰司之報薦至於再夢三夢而不已亦可謂不遺餘力哉

錢梅溪述孽報六事

錢梅溪喜言孽報皆近事也嘗云常熟黃草塘有須姓以屠牛爲業每殺一牛必割其舌食之以爲美味一日將屠刀安置門之上方忽聞二鼠相爭仰面看之刀適落其口中斷舌死又云魚行橋有一

獵戶打鳥無算後患病醫藥無效輾轉床褥忽夢神告之曰汝要病愈須將稻草紮一人用汝平日所着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挂在樹上將鳥鎗打之病便可愈也及醒乃以夢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詎鳥鎗一發大噱而絕 又云余近鄰有薛慶官者以屠羊爲業家頗饒年四十餘忽得病病愈後面成羊狀嘗以三百金往安徽宗陽羅米死於江中不得其尸以空棺歸葬一兩月後有人見薛昏一巾持一傘從後宅周打鼓橋自行自哭蓋鬼復還家云 又云楓涇鎮有沈二者好食狗肉生平殺狗無算乾隆丙子歲沈抱病甚篤昏迷中見羣犬繞床爭嚼某體號呼求救臨死時自投床下兩手據地作犬吠數聲而絕 又云婁東有無賴楊姓者以攘鷄爲食其術甚祕人莫知也其後楊背上忽生鷄毛二莖乞人拔之痛不可忍因自言此係偷鷄之報也 又云湖州南潯鎮有小戶人家婦顧氏者貌頗美適有縣役某催科至其家伺其夫遠出突入內室舉手摸其頸顧大

驚旋入房泣語其小姑曰此頸忽爲男子手所加豈可洗乎遂縊死其小姑亦不知縣役爲何人旁無覺者越兩月某役偶乘舟過南潯忽見顧氏上其舟歿忽告舟人曰吾前日不過以手摸其頸何遽死乎遂投水適遇來船繚纏其頸不能解立時流血死舟人揚其語聞於小姑其事始白而報應亦奇矣 又云長洲有徐某者富而慳親友借貸每拒弗見也其子年弱冠頗思幹蠱往往延接或私自周給之其父大怒以爲不肖俟其見客時持杖撻之欲以絕其往來未幾其子病醫藥難施或云癩肝可療也乃重值購一小癩取其肝未及服而癩鬼來索命云殺吾子以療爾子豈天理所能容乎奪其藥去徐某百計禳禱卒無效其子竟顛癩以死而家道落矣

常熟某甲

常熟張塘橋有某甲種田爲業家道小康鄰家有傭者娶妻甚美某甲見之竊自念云若得此婦爲妾死無恨矣遂召傭者置之家俟其

飽食後令其負重如是者年餘遂得疾死旋納其妻子爲得所願矣越一二年當八九月間新雨乍晴稻禾初熟某適在田畔游行見叢莽中傭棺欲朽忽生善念以爲此人因我而死今年冬底必將此棺入土以慰其幽魂也忽聞棺中有聲突出一蛇齧其足某甲大驚負痛疾行蛇尙在足蟠數圍剔之不去而某已憊矣因自吐其前謀於衆一村老幼咸來觀某甲死而復甦者數次忽謂其妾曰我腹癢不可忍急取刀破吾腹看其中果何物也遂抱持其妾而死須臾妾亦死

不養貓

吾閩鄉諺有三代不養貓全家無病隙之語聞福清有葉叟者臺山相國之後人也素憫鼠不畜貓年四十餘忽於春日患噎證至冬益劇薄粥不能下咽自分必死長夜不寐燃燈枯坐適儿上有炒米半瓶羣鼠欲竊食而不能入口俄有一鼠啣一箸植瓶中以口咬箸又

一鼠啣其尾而曳之瓶遂倒羣鼠爭就食嘯呼爲樂葉叟觀之不覺大笑略出一赤物如新生小孩之拳頓覺胸前清爽遂能喫粥旬日全愈又四十餘年而考終 按此事亦甚小然可謂 適逢其報也

### 狐報恩

江陰高柏林者少無賴貌韶秀在廣福寺旁一日見衆僧縛一狐將就刃矣高再三勸止之方釋縛狐已逸去矣後於佛前求問終身得吉籤心竊喜私計他日得志當新是寺及長有某邑宰召高爲長隨頗寵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衝繁差使絡繹一日有 欽差過召小高付以千金令辦供應小高至驛中前站已到倉皇迎接忽失金憤極欲投水死旋有一老人救之曰汝命應發大財此非汝死所也時供應鋪設一無所備 欽差故廉儉一見反大悅以爲好官召其僕謙話見其伶俐卽令跟隨嗣後聲光益大凡關差鹽政皆任爲紀綱不十年擁貲數十萬金自郡守以下多與通蘭譜者居然出入衙門

延爲上客後果重建廣福寺地方官仰體小高意亦爲之科派民間百姓譁然有好事者撰碑記一篇假郵封直達撫軍前撫軍察其事據實 奏聞遂成 欽案先是小高感老人恩得不死乃塑像於家每晨必禮拜至是案發乃泣跪像前求救其夕家中忽聞狐噪聲明晨視塑像汗出如是三夜忽聞事得輕辦矣或曰卽此老人往託某公爲緩頰小高實不知後知老人乃狐也

狐報仇

嘉慶乙丑間陝西甘泉縣有高中秋者素無賴而美鬚髯身長八尺嘗入山打獵有狐數十頭盡爲所殺剝其皮而食之是年十二月忽有二女子從天而降嬌美絕倫自言瓊宮侍者謂中秋曰上帝使我侍君君有九五之尊願自愛也中秋竊喜而無相佐之人告之同邑武生王三槐及本營參將旗牌官高珠王高皆同夥打獵者也聞之均大喜遂以王女許中秋爲正宮而以二女爲妃嬪二女者能撒豆



成兵點石成金之法試之果然遂起意謀爲不軌中秋有僮工史滿  
匱者二高欲賜之以爲將而史不屑一日聞二高與王將割滿匱頭  
祭旗起事約有日矣滿匱星夜入城擊鼓縣令知其事一面飛稟上  
臺而以滿匱爲眼目盡捕獲之是時方葆巖先生爲陝西巡撫狀其  
事於 朝中秋等皆凌遲惟兩女者杳無蹤蹟蓋狐報仇也狐亦惡  
極也

又

淮南王姓者家素封因開質庫擴鄰屋見有小狐三頭家人共逐之  
王必欲殺之以除根因斃其二自此家中作鬧無虛日嘉慶己亥冬  
日質庫火燒深受賠累以此控告張真人給牒而歸安靜數月復鬧  
如故王不堪其擾將燼餘當包陳本四萬餘金賣與程姓程宅忽聞  
空中語云吾與王姓有仇爾可不買其妻聞之甚明遂不成約辛丑  
三月包樓復起火燒盡無餘矣

蛇報

吳縣鄉民某有往窮隱山進香者見舟子擊一小蛇某在旁戲語曰蛇能索命擊之者往往不祥語畢徑避去亦不救也是夜夢有一蛇人立而言曰見死不救何忍心耶遂以尾擊其腮而醒覺而齒痛異常忽出黑血數升延醫視之曰此蛇毒也醫治半載始痊而家資因之蕩然矣按此事亦小然推見死不救之心則何所不至其得蛇報亦宜矣

食鼈食龜

常熟葛友匡爲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鼈常買數十頭養於甕中以備不時之需一日獨坐中堂聞甕中作人語云友匡汝欲滅盡我族乎汝月內當死而不自知尙欲害許多性命乎友匡大怒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坏乃盡烹而大啖之不十日果死又吳門有某富翁者擁貲巨萬其子某好食異味一日宴客市得巨龜庖人將殺之見龜垂淚

以白某請放之河某怒遂持刀自斷其首甫墮地忽躍至梁上咸異之遂烹而食之味極美以半饋其姻家以半宴客某僅嘗數鬻卽目眩神迷但見屋梁上皆鼃首扶至寢室則牀帳皆滿矣某自言曰有數百鼃來喫其足痛不可忍叫號三日而死

### 放生詩

吳門周生存喜放生每一次放生輒以一小時紀之嘗因放大鯉魚作詩末句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頗得意後入鄉試詩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結語意不佳忽憶自作放鯉詩因以末二語作結主司嘉賞遂中式

### 驢償債

蘭州民張家畜一驢善走日可二百里然好蹄嚙生人惟張父子三人乘之則調良就馭他人莫能乘偶行醫趙姓者欲應狄道人延請姑試借之帖然馴伏遂騎以行既歸趙夢黑衣人語之曰我張氏家

驢也前生借君錢三百未還今當補償昨乘我至狄道界往返纒二百八十里尙未滿數速借我再騎二十里則吾事畢矣問汝欠張氏錢幾何顰蹙曰多不可說趙醒而異之果復借以他適既而忘之去路稍遠忽奮躍掀趙墮地計程則不止二十里矣趙益異之攬轡祝曰吾知其故矣但今距吾家十里不乘汝如何得達歸當以十錢買芻秣飼汝何如駟竚視良久復馴伏就騎嗣後趙故欲試之甫劇鞍作欲乘狀即蹄嚙長鳴矣夫變畜還債見之說部者甚多此家大人在甘藩任內聽署中書吏所口述近事可徵信也

癩索命

李春潭觀察於癸巳年三月押糧船至懷甯縣屬之大長溝有役龔愷夜夢一老人鬚髮皓然言明早有難乞爲援手後當圖報醒而不解所謂次早忽聞鄰舟喧鬧往視之見有一大水癩伸首近舟忽浮忽沒舟人聚觀之俄被獲龔憶所夢見而心動出青蚨五百向買衆

皆允惟水手陳四不許且曰一皮猶值數金豈五百文所能買龔欲添錢陳已用鐵叉擊其首立斃剝其皮分啖其肉後食肉者皆病陳尤劇昏憤中自言我多年修養偶遇厄難衆人皆允賣獨爾不許擊我立死我必索爾命衆爲之禱不允臥疾數日叫嗥不已而殞于蓮亭曰物雖至微無不惜命浮屠氏之教最重戒殺蓮池大師有放生池杭人至今不廢况以水族之物竟能見夢於人其爲靈異可知龔雖出錢不多猶有善根陳四立斃其命實屬殘忍宜報復之不爽也嘗聞有某某嗜鼈一夜夢黑衣人叩首乞命其妻夢亦相同次早漁人送一大鼈至某喜甚妻勸曰昨夜所夢黑衣人其殆是乎曷放之某不允烹而大嚼忽思浴久而無聲妻往視則滿盆皆血水骨肉無存惟餘一瓣而已與此事正可參觀

### 鱸索命

貴州黃兌眉上舍云貴築有某某性嗜鱸每飯必具年近六旬矣一

日赴市買鱧揀擇肥大者賣魚者令其自取某揜袖裸臂探手缸底摸之忽羣鱧湧起競嚙其臂幾滿痛絕仆地羣鱧纒纒懸臂間齒皆入肉亟呼其子至抬回家中以剪斷鱧身而鱧首緊嚙不放一一敲落而臂肉盡脫長號而絕合市聚觀咸以爲異有爲之戒殺生者

鱸香館

山西省城外有晉祠地方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肆烹駟肉最香美遠近聞名來飲者日以千百計箸扁曰鱸香館蓋借鱸爲駟也其法以草駟一頭養得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排打將割其肉先釘四椿網住其足而以巨木一根橫壓於背繫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零割其肉或要食腿或食肚或背脊或頭尾各隨客便當客下箸時其鱸尙未死絕也此館相沿已十餘年至乾隆辛丑歲長白巴公延三爲山西方伯聞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拏始知業是者十餘人送臬署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爲

首者論斬餘俱邊遠充軍勒石永禁聞者快之

金陵不孝婦

戊申六月余由溫州守任因公進省叩謁廉訪周石生先生開麟並  
將近著勸戒錄呈政廉訪溫厚和平而尤喜講因果頗與余同契越  
日叩辭燕談之頃廉訪云吾鄉有一事甚真確余所目擊者當爲爾  
述之因云金陵城內寡嫗某姓者老而警僅一子一孫子娶婦某氏  
兇悍異常人皆知其不孝孫亦娶媳則頗知禮義常不以其姑爲然  
無如何也其子與孫時以小經紀出外家中惟婆媳三代三人並應  
門僕及竈下婢均無之悍婦固虐待其姑者一日因事口角婦恨極  
逼姑於暗地踰時竟被勒殺婦意謂外人固不知也而其孫媳難以  
相瞞因告其媳曰我有一要緊事告汝但汝須終身勿向人言言則  
於汝不利媳見神色不妙亦微知大概素畏其悍只有首肯而已因  
告以故媳噤不出聲並囑以翁回問及但言得病身亡可耳因此一

家內外絕無知之者。踰月悍婦忽夢被攝至大殿綠瓦高甍堂上。神像森嚴燈燭閃閃。臺下皂役肅立。聞喚不孝婦某氏。進因戰慄跪下。旋復喚至後殿神之尊嚴與前殿同。階下齊聲喊報不孝婦某氏到。忽聞殿上者曰。有人在此控汝矣。婦見階下跪一老婦。卽其姑也。因記前事未及答。又聞殿上者曰。暗地勒殺汝姑。是汝一人自爲事乎。婦自揣不能賴。因答云。事誠有之。殿上者曰。汝當何罪知之乎。因拍案喝曰。此乃彌天大罪。在陽世當凌遲處死。在陰世當墮地獄。五百年後方得超生。陽世之罪另有處置。汝若能將此一段罪案多告世上一人得知。則免汝地獄一日之苦。汝切記之。又告云。此事汝夫雖不與聞。但夫綱不振。旣不能制之於生前。復不能發之於死。後以致母死非命。應與斬決。汝回去便見分曉也。階下皂役同聲吆喝大驚。而醒。因歷述前夢如繪。未三日婦卽得惡瘡遍身潰爛。自頂至踵。幾無完膚。叫號四晝夜而死。其夫同月亦旋患斷頭瘡而亡。



采生案畧

某縣有商人者以善賈致富縣有惡紳欲貸焉不應許以重息不應嗣以公事派出貨又不應紳深銜之商人女僕有二歲女夭亡紳誘僕使控縣云被商人妖術采生以死縣不准理紳又覓同時夭女者得五六家賄以利使皆控女被某商妖術致死縣皆不准使控府紳親與太守言太守某曰似此妖術自古無此說亦自古無此事今安得辦此案乎仍不准紳囑天女之家控司及院俱不准紳乃作書寄都中當軸者言商人采生妖術已致死多命當軸者轉致書於其省之中丞中丞恐事發有累於已不得已收商人研訊獄成罪立決臨刑之日天爲之變突起黃風白晝昏暗街市墻壁板柱望之皆黃人相顧面色俱黃城中人無不嘆息曰此某商之冤氣也俄有自其縣來者言紳子忽得瘋疾大聲呼冤所言皆某商語紳入視疾卽手指呼罵紳不能近越數日而亡旬餘紳亦病瘋而亡中丞聞之懼使紀

綱三四人自護一日與司道議事語未畢忽厲聲曰殺爾者某紳非我也奈何尋我司道謂其左右曰大人病矣速扶入延醫不數日亦亡自商人受刑後至紳父子死及中丞之死前後不過旬日此乾隆四十餘年事不忍斥言其地與人相傳此案發後卽有臺諫論列其事會通行各直省云

吳探花

仁和吳築巖編修福年爲諸生時於道光乙未年四月初二日清晨由所居缸兒巷行過水漾口河干見老婦方投水急喚輿夫二人自水中拯起救醒詢之則以與媳不睦口角輕生以言勸釋出資喚輿送歸是年卽膺秋薦旋成乙巳進士一甲第三人入翰苑丙午主試貴州咸豐三年任廣西學政

許司馬

仁和許君修延敬周生駕部宗彥之子也由庠生以府同知捧檄吾

閩道光十四年權邵武同知事同知官爲閒曹而君能以惠政逮民  
民德之俗好鬪凡殺人者可以財賕免君獨不受迨謝事未行而縣  
苦水災斗米幾千錢縣令楊某卒民僉謂許侯才且廉合詞請於上  
官攝縣事時方設廠平糶君嚴立程式使吏不能侵漁又慮貧乏無  
以得食興修城垣以工代賑全活甚衆以此勞瘁致疾未一月而卒  
卒之日士民入弔皆哭失聲邵武邑紳張公冕夢一官拜謁儀從甚  
盛如大府急出迎見則許君也語張云已爲邵武縣城隍三月初八  
日蒞任同時夢者數人皆與張同夫人莊氏在又得夢亦同並相迎  
偕赴任所夫人夢中許之旋得疾卒十五年六月邵邑亢旱往歲禱  
雨在郡城隍廟邑宰曹子安銜達以君惠濟靈顯特詣縣廟齋禱兩  
大沛禾苗盡起闔境官民奔走焚香於君生誕設祭演劇頂禮膜拜  
者不絕君之生歿始終惠佑邵民如此是年閏六月邑人扶乩者又  
筆示已遷粵西桂林府城隍其後浙人吳小崧公謹赴粵西鬱林州

刺史任至省不待訪問已喧傳許君調任示夢之事感應如響余聞  
君弟子雙延毅廣文言及其家夢兆籤語靈異之跡尙多信所謂聰  
明正直而壹者也君之哲嗣善長廩膳生能文章其必佑啓而克昌  
也又可知矣

### 金陵周氏

金陵周石生廉訪先代皆孝友廉訪之高祖忠信樂善施與不倦昆  
弟凡三人嘗推財讓兩弟每於歲暮裹白金自數兩至數十兩纍纍  
盛以囊親子之策蹇出遇有窮迫不能卒歲者叩扉授之不告姓氏  
而去數十年如一日家業漸替再傳遂貧 誕生其祖中翰公幼  
岐嶷聰穎年十二卽遊庠十六食餼未幾登拔萃科乾隆三十年恭  
植 南巡召試授中書入直樞庭中翰公有二子長爲甲寅孝廉官  
縣令者次卽廉訪之封翁年二十登己酉拔萃科以體弱早世時廉  
訪纔五歲太夫人守節撫孤賴舅氏家延師訓讀教養成立道光癸

未以第三人成進士入詞館歷科道出爲監司擢按察使居官慈祥仁恕當更有以善其後論者皆以爲先世厚德之貽慈闈苦節之報也聞縣令公嘗語廉訪曰吾生不及見曾祖而幼爲大母所鍾愛挈與臥起一日夜寢偶覺瞥見榻前一老人倚案立目有光奕奕如兩竿竹隨目以運愕然問大母曰彼立者何人大母叱曰深夜間童子毋得嚙語遂不敢言而其人面目鬚眉歷歷猶在目後度歲時懸供先代像瞻曾祖真容如曾經見者熟思之卽曩夜見之老人也彼時雙眸光炯炯遠射其殆沒而爲神矣



梁敬叔先生習舉業而膺郡守忘貴介以重儒修復輯勸戒四錄專取諸淺近雅俗堪爲共賞不尙乎浮文朝野可以鑒觀其隨任二十年閱歷幾遍名區採訪盡皆賢士事事善龜確而有據言金玉實而不虛自幼好談本乎生質之美壯年樂撰由其庭訓之諄其善願豈有量乎其用心良已久矣誠見稟性本善習俗移人立教固不容稍緩化導貴在乎殷勤故一錄至四錄搜羅不憚其煩一勸而一戒抑揚必盡其致儼如木鐸之巡路不啻暮鼓之驚人覺斯世者庶其在茲廣其教也諒亦多術繼自今高明者當奉之爲箴規復申之爲告誠不惜苦口常談於市肆之中勿忌多言頻囑於家庭之內事旣近時雖樵夫牧豎亦得相與傳聞事關近地總臬漢蚩氓皆可同此曉諭從此父勗其子兄勗其弟漸臻盛治共樂昇平上不負玉帝生養之心下以慰 聖主作育之意則此錄之有益於人也豈淺小哉廣傳此錄者其功可同日語矣





池上草堂筆記跋

古今勸善之書多矣而吾浙所刊爲尤夥余家之榮根談丹桂初階敬信重錄無論矣項氏則有太上感應篇圖說之刊汪氏則有同善錄全部之刊嘖嘖人口褒然大觀此又爲勸善諸書之傑構美矣備矣夫何間然外此日新月異人自爲說家自爲書每遇科陽台送更盛究之詩古文詞僅供學士大夫之流覽繪圖貼說徒爲婦人孺子之摩挲又其甚者空言因果迹類縑流慘說泥犁幻來變相疑信參半識者少之甚或帝訓聖經因片紙而飄零轉易金科玉律綠積帙而高閣偏多同爲救世婆心未克別開生面陳陳相因子子爲義微論其未必流傳即當時偶一傳觀而欣者半厭者亦半其少者汚墻落溷其多者蟲蝕鼠銜福未造而孽已叢此余所以有徒襲聖像徒襲字紙之激論也福州梁敬叔觀察葭林中丞之哲嗣與余家爲世好典郡吾浙歷著循聲曩余客燕臺於林穎叔大京兆席間晤其兄

部郎曾爲余道之故略識其梗概雖未謀面而心儀其爲人去臘蘇子珊圃從昭潭來贈余池上草堂筆記一冊恣觀之則敬叔手撰也益嚮往之具徵名父之子克承先志其立論類乎瑣記其命意別乎叢談且一錄不已而二之而三四之誨人不倦引人入勝賢者可觀愚者可觀士者可觀商者可觀實事求是豈同子虛烏有之無徵取譬多方亦參嬉笑怒罵之變體不必繪事而形容如畫不必註釋而明白如話風雨無聊可以破悶舟車所至可以消閒何以堅執爲勸善之書而轉膠其說也故所錄雖分勸戒而仍以筆記賅之其循循善誘之衷亦至矣哉按其體例較吾家丹桂初階有相似處而微詞感人要言不煩則菜根譚亦庶幾焉然其現身說法眼前指點則余家所刊諸書皆乾嘉時事不若是錄之近可以徵矣抑余尤有說焉鄉間有彈詞者大邑有說書者曷不將是錄常彈詞一般或如說書之法逢人遍述俾村姑牧豎聽而忘倦織婦耕夫聞者足戒則豆棚

瓜圃消夏有資耳聞口熟身體力行不愈於瞽兒詞勸世文耶吾鄉巨室每於長夏倩門客講聊齋或石頭記說者娓娓聽者躍躍曷不一易地而使滿室淫哇轉爲一堂敬語乎曷不思以彼博家人婦子之歡笑何若以此作父兄子弟之規勸乎若村塾蒙師鄉曲長者能於課子弟餘閒晚間或講一二則比之龍文鞭影日記故事不更易於感發耶余僕人偶觀是錄即於元旦立誓自今始不食鱖鱣魚對空自矢喃喃有詞即此一念之感可觸無限生機則是錄之功用於蚩蚩者爲尤顯有心世道者胡不廣其傳而遠播之或四錄以後續有所增吳楚遼闊未能即達亦意中事或敬叔見余是跋郵寄以廣見聞境愈歷而愈難言愈近而愈切則不佞幸甚楚人幸甚天下人幸甚

同治三年歲次甲子春王正月八日錢塘許之叙謹跋於雙章榭局



同治八年官紳商賈樂捐刊刷姓名列后

陳 蕪 林  
趙 心 梅  
阿 芸 農  
古 春 卿  
元 雲 章  
德 載 之  
王 德 夫  
薛 朗 軒  
馬 曉 山  
秦 子 珍  
王 蔭 堂  
李 成 之

捐銀拾四兩

捐銀二兩

捐銀六兩六錢

捐銀二兩八錢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三兩六錢

捐銀四兩二錢

捐銀一兩二錢

捐銀四兩一錢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一兩三錢

捐銀一兩三錢

姚	吳	謝	賴	古	高	曾	王	李	黃	張	蔣	高
寶	家	三	錦	星	海	月	錫	小	怡	可	寅	庚
森	禎	聘	升	樓	門	卿	之	雲	亭	亭	生	堂

捐銀二兩八錢	捐銀二兩八錢	捐銀二兩一錢	捐銀二兩八錢	捐銀一兩五錢	捐銀一兩二錢	捐銀七錢	捐銀一兩三錢	捐銀七錢	捐銀七錢	捐銀二兩	捐銀四兩	捐銀二兩七錢
--------	--------	--------	--------	--------	--------	------	--------	------	------	------	------	--------

甘	龍	唐	李	易	饒	古	唐	潘	王	姚	唐	莫
乃	蔭	煥	玉	肇	履	一	宗	毓	炳	筱		炳
榮	堂	然	文	圃	仁	博	儉	瑾	星	泉	銑	勛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一兩五錢	捐銀一兩三錢	捐銀一兩三錢	捐銀一兩三錢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二兩一錢	捐銀二兩	捐銀二兩八錢
--------	--------	--------	--------	--------	--------	--------	--------	--------	--------	--------	------	--------

龍周周藍全謝周章周劉吳舒吳  
開啓如生長三天文尙竹明西棠  
祥明松翠榮餘錫通清溪齋舡臣

捐銀七錢  
捐銀七錢  
捐銀七錢  
捐銀五錢  
捐銀二兩一錢  
捐銀二兩一錢  
捐銀八錢  
捐銀九錢  
捐銀四錢  
捐銀四錢  
捐銀四錢  
捐銀八錢  
捐銀八錢



徐	潘	譚	胡	胡	梁	梁	公	吳	楊	石	周	劉
選	在	緯	英	兼	振	廷	和	慶	茂	劉	炳	鴻
年	德	文	球	金	開	輝	店	蘭	春	慶	恒	舉

捐銀三錢五分	捐銀七錢	捐銀七錢	捐銀三錢六分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三錢	捐銀三錢六分	捐銀二錢五分	捐銀二錢五分	捐銀七錢	捐銀七錢	捐銀四錢	捐銀四錢
--------	------	------	--------	--------	------	--------	--------	--------	------	------	------	------

郭雙壽堂

捐銀九錢

郭炳章

捐銀九錢

郭承烈

捐銀四錢五分

郭文恢

捐銀四錢五分

怡盛店

捐銀一錢四分

忠信店

捐銀一錢四分

賴岐山

捐銀一錢四分

祥聚店

捐銀四錢五分

廣益興

捐銀七錢一分

來安店

捐銀三錢五分

胡慎猷

捐銀二兩

吳吉謙

捐銀一兩

麥悅輝

捐銀三錢六分

伊	譚	譚	區	李	李	陳	陳	鄒	溫	謝	呂	謝
春	啓	佳	鳳	遜	瑞	子	劍	顯	廷	廷	汝	逸
元	三	祥	卿	卿	泉	芳	秋	榮	謀	榮	松	時

捐銀三錢六分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七錢

捐銀

捐銀三錢五分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三錢五分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三錢五分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七錢

捐銀一兩四錢

捐銀

歐信鈞  
戴啓元  
覃學精  
伍維章  
梁熊炳



捐銀  
捐銀  
捐銀  
捐銀  
捐銀

奉天第四監獄刷印

